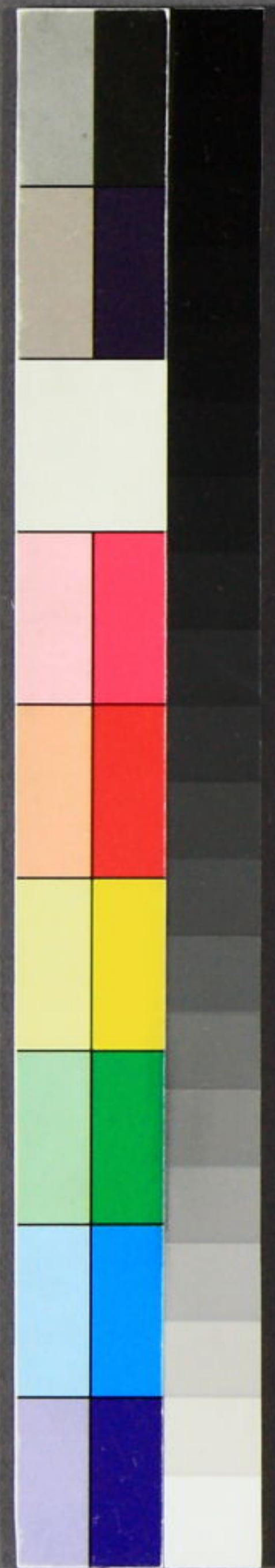


澗松先生文集 四

特別
16
2380
4



和
2441
4-4

澗松先生別集目錄



卷之一

就正錄

龍華山下同泛錄後序

柰內新居說

尋賢錄

過從錄

遠行錄

望慕菴記

遊觀錄

澗松集

卷四

目錄

開津期會錄

附許熙和跋語

卷之二

附錄

墓碣銘

挽章

祭文

建院時士林疏

禮曹回啓

松亭書院祠宇上梁文

奉安文

常享文

合江亭重建上梁文

澗松先生別集目錄終

澗松集

卷四

目錄

二



澗松先生別集卷之一

就正錄

庚子歲隨家大人寓居於義城之舍谷村一日陪大人訪堂姊夫梧峯申公之悌于下川里歸路過道旁林亭一洞少長多會梧峯公亦侍其尊人在座其中一大人顏如渥丹目容端正視瞻無回言動有則從容和毅冲澹凝遠竊觀其溫厚平易之中有確乎不可拔之操恭遜謙虛之中有截然不可犯之象任道雖在童穉之年未有知識而心實異之歸而問諸大人答曰是張報恩也曾以學行遺逸擢拜報恩縣監

汝尚識之哉任道獲接先生道德輝光蓋始於此
辛丑壬寅年間移寓仁同嘉樂洞仁同卽先生所居
之邑也時陪先人往來遊從於先生之門一日先生
來過嘉樂洞任道於是時累改名未定方以幾道呼
之先生戲笑曰幾者近辭人能近於道亦不偶然但
以學者立志言之則似乎未盡便當求造其至極之
地何可止於近而已哉先君聞而是之卽以任字易
之蓋以先生之訓爲重也

丁未初春先生從寒岡鄭先生來遊道興江上因與
忘憂郭右尹相會同泛於龍華山下鄰鄉士友之來

會者三十餘人吾父子亦參其中先生答先人昆弟
手札至今猶存

龍華同泛之日忘憂公笑謂鄭先生曰以吾所見旅
軒賢於寒岡寒岡答曰令公之見也是也是因盛稱
先生鄉丈鵲溪成公年齒最高時在座中以手麾之
曰姑舍是姑舍是吾但知有吾師而已靈山李斯文
畏齋丈顧謂郭公曰令公之論有同西河人相與一
場劇談而罷由今思之忘憂之言質朴無邊幅寒岡
之答廓然無私吝鵲溪之姑舍是畏齋之斥西河亦
出於尊師意各有在斯文盛會其可再得乎

癸丑抄秋任道省墓于善山迎香渡江拜先生于遠
懷堂先生頗有接引奉奉之意令嗣子未冠者行酒
卽今之注書君也任道避席苦辭請使婢僕代之先
生不許從容與語穩敘阻濶之懷語及先人致不幸
早世之歎且諭以移居卜鄰之好辭意甚懇任道起
謝曰擇地處仁固所願也但念慈父旣沒松楸隔遠
以此爲憂耳先生曰此地濱江而先壠亦在水涯若
辦一隻輕舟春秋省墓往來甚便何不可之有任道
起拜唯諾終不能決到老思之常以爲平生之悔甘
居下流未免龔瞽白首紛如悲歎何及

壬戌正月任道在母服中因趙英汶景閔上書先生
乞先人墓碣文先生答曰承諭奉認孝思懇篤之誠
第聞執喪過中似不可支持終孝之道惟宜保存遺
體以永其追遠之業乃其本領立碣事不若姑緩之
云云

癸亥任道旣免喪省墓迎香往候先生於不知巖畱
二日乃還任道時方患頭風先生問之臨別以黻布
邊掩與之蓋先生前日服中所著云

甲子秋謁先生于不知巖任道闋服逾年而有遷墓
改窆之計尚未脫素先生曰昔閔子喪畢見於孔子

眞寧延正文舍館林成伯象

援琴而弦切切而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哉先王制禮安敢越也遷墓改窆則臨時變常自有規例不可因此逾制且此等苦節在我則出於至誠而在外則人或起疑此亦不可不念也去歲相見曾欲說破而感君餘哀未盡不敢開口今日則亦已過矣相愛之間不得不告任道間命惕若歸與妻妹一時變通上書回報又聞先生累被 召命兼陳愚見

甲子候謁之日從容請曰范蘭溪心箴中有堪輿二字俗訓為天地妄料輿則是載物之具訓為地無疑

至於堪字未詳其所以訓天之義敢問先生曰此等字必出於雜書吾亦未有所考然既以輿載物而訓為地則堪之為義能勝物之謂也天行也健晝夜不息是亦勝底意思在邪

景閔以心經附註疑晦處質問于先生先生既為之論說又曰吾於心經亦頗有未曉處語錄之類是也中國之有語錄猶東方之有俚語也先儒諺釋語錄者或多行世然初非校正於中國而知之直因文勢歸趣向背而為之訓解未必其觀合本義蒙學之士未易讀也而世儒好高非心經近思錄則恥問於人

只爲別人耳目初不知修身大法入德規模不出四子小學之外甚可歎也然學要切近不貴泛遠如爾晚學熟讀論語孟子可也

一日任道問於先生曰嘗觀大學行義皆所以勸戒時君之語似非衍大學之本義者何也先生曰天地之內萬事萬物皆在大學範圍中大學之外無他事物而行義中許多條貫無非包括衆理則安見其非衍大學之義也且西山之著是書本爲格君心地耳何得不以勸戒爲主

先生問任道年齒幾何對曰今年四十歲蓋古人不惑不動心之時也而一向空空學昧向方恐不免虛過一生先生曰吾聞晚做者方能遠到爲之在已不由於人願勉旃毋自畫

先生謂任道曰吾聞論語二十篇并輯註讀之精熟則於進學得力儘多蓋先生自以其平日體驗收功處爲後生詔之而先生諫德猶不欲自爲主張故止曰吾聞古人所謂將赤心片片說與人者此也

乙丑秋任道隨從兄熙道拜先生于遠懷堂先生語從兄曰尋常遇景煥未嘗不喜今日之喜倍卻前日者攜致遠齋字來故也任道待話移時先生顧從兄

曰致遠言出於天理每聽之未嘗不為之傾心任道
辭謝遜避他日以先生言質諸礮渚張丈則曰先生
所謂出於天理者語皆實的無回互矯飾之謂也是
陪杖屨於尾鳳寺四寒堂金公昌一
善山府伯沈公倫皆會經數夜乃別
庚午秋八月任道在不知巖修巖柳季華適至滯雨
同侍先生任道語及中朝喪禮大壞貪風大熾其弊
難救仍曰竊恐其禍出於陸禪懷襄天下之餘烈先
生正色曰吾人力量詎能憂及中國但當為吾所當
為底職分而已蓋先生為學專用力於反躬守約而
以泛問遠思為學者大病故其言如此任道瞿然愧

縮不敢復言先生又曰學者苟能先立乎其大者則
外物不能奪邪說不能惑酬酢萬變自有妙用
任道與季華連枕者五夜季華語任道曰昔我先君
於亂離中遇先生諦觀其所為愛之曰此人疑定渾
厚對之令人心醉異日為名世大儒主盟斯道者必
此人也乃命衫受學於先生衫受論語若干篇但未
卒業耳任道曰以余觀於先生德行忠信之實可質
諸鬼神而無疑大中至正之學可百世以俟而不惑
外人之不知者或以先生不露圭角為疑此論如何
季華曰外人誰敢窺其襟量哉英氣甚害事何用圭

角爲知幾其神著於易明哲保身詠於詩其默足以容處衰世之智也竊觀西厓父子兩賢數語庶幾斷盡先生而李華之論尤明快親切

李華一日請問先生曰嶺中士夫改葬父母時於父則服總於母則只用素帶素巾習俗已成不可卒變未知如何先生答曰在人之事吾不敢與知設以身當此事則於母亦用總服柳君唯而退異日又問曰徐樂齋嘗釋中庸二字曰中便是庸此論是歟先生曰非也正道與定理雖未嘗相離而亦豈無此子差別而鶻圖說了也折之曰中也庸也似乎無病

李華又問曰有朝士姓李以易學名者說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天命遇此文則用此文義開國承家小人雖遇此文勿用可也猶乾之初九潛龍勿用之義敢問此說如何先生曰此爲彖象總辭則或人之說似矣此乃上文終辭文各有象象不云乎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若如或人之說則亦與程朱文義不合此論恐無據

辛未夏六月任道出吊於奉化歸路歷謁先生先生以疏章御批付於任道使之傳致於李參議潤雨丈蓋於是時國有追崇之舉先生上章力爭而李

丈求見其批答故先生送之

甲戌冬任道省墓迎香取道河濱往來再謁先生先生曰似聞君近有除授齋卽之報謝恩之行恐不可已何以處之對曰分外恩命感懼罔極而家貧無馬又當祈寒決不能運致病軀况齒暮無兒一身之外無他攝祀者寧得罪於聖朝不欲羈宦遠方久闕先人香火以重不存之罪愚意欲上一疏陳情辭職因獻一言以替獻身為謝恩之地未知於義理如何先生手取案上花潭集與之跪受披閱則集中有擬上靖陵疏一篇蓋花潭爲厚陵參奉時

草疏而未達者也先生之意不以上疏爲非故使之參考矣

丙子冬任道侍先生于仁同龔舍張上舍泰來請於先生曰此友適來願先生出示宇宙說答童問經緯太極等說如何又曰先生平日立言一向深藏使外人不得窺見門人小子亦莫有得聞緒餘者何先生藏閉之固也先生曰我之深藏豈有他意方在暮境猶不自信唯思所見或長所得或新則欲有所點化故未敢輕出泰來曰吾乃今日得先生微旨也昔伊川易傳旣成久而不出曰尚冀有少進先生不出著

述之意蓋亦如此

是日任道問于先生曰曾子以魯見稱於聖門魯字之義朱子釋之曰鈍也愚意孔子之喪曾子年僅廿六一貫之旨已得聞焉則安見其鈍也質鈍之人而能有是乎先生笑曰吾恐鈍字之義非今駑鈍之鈍特不能純粹明睿如顏子之間一知十云爾邪且曰今日與君論及孔顏事豈偶然哉安得每日如此慰悅我心哉任道以檜原書院春秋告文爲請臨別再及之先生令外孫朴愔書以付之其詞曰祥雲一過瑞氣靡歇河酌時薦求尚餘馥任道歸報院長李君

益之用於春秋享祀

任道一日侍先生于不知巖從容請曰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都是勉人爲善之意愚意下所論則恰恰的當上所論則似乎太過今夫文章一小技耳古人比之雕蟲篆刻猶未見家家而有之人人而學之況此大聖人事業蕩蕩巍巍直與天地日月同其廣大高明者乎先生曰好資質難得而氣質之變化尤難孟子所論不過曰其理如此耳自非天賦之美學力之至何能容易入聖人闡域也

任道一日侍先生於不知巖語及漢唐絕學之弊曰
人心危動而不安道心微妙而難見唯其不安故易
流於惡唯其難見故易至於亡非至明不能擇而精
之非至剛不能執而一之漢唐七百年間非無賢臣
良子節義廉退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特不能
察危微之際加精一之功其所以爲學者不出記誦
文詞之間而已故質美者不過爲善人而止可人而
止先儒所謂美質易得至道難聞者故爲此也况高
談大言於白日之下易戒懼省察於幽暗之地難君
子小人於此焉分道之明不明學之成不成於此焉

決矣先生喟然歎曰此說極好痛快令人喚醒日與
遊處必多資益恨不令有識者聞之也

壬寅年間先生與鄉邑士友二三子泛舟遊於不知
巖下酒半先生作六言小詩曰上有天下無地是何
界超世間世間幾般消息雲外一鴻自間雲外一鴻
蓋先生自况此先生豪氣呈露處也任道少時甚愛
此詩書于道興船舷吟哦詠歎先生丁未之遊偶見
此詩於船上初意不知巖所乘之舟或是道興商船
而詩則一時同遊之士所書也任道於十餘年後具
白其由先生聞而奇之

任道一日率爾請曰近聞時事大平無朕先生雖出恐無著手處矣先生默然久之曰時事余莫之聞也老病不能出則已決矣追而繹思以先生高識遠見豈有莫聞時事之理此正所謂其默足以容也

任道問曰近世知禮之家或於墓祭不設飯羹未知如何先生曰家禮墓祭條無侑食一節故知禮家不設飯羹致有君疑問然墓祭用飯羹亦有何妨禮亦無禁用之語任道曰嘗觀家禮墓祭註朱子書戒子塾曰比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為先公託體山林而事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

前一盞菜果鮓脯飯茶湯各一器以盡吾寧親事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殺云云觀朱子此書則墓祭之甫飯茶湯無疑矣先生領之曰吾亦曾見此註矣

任道遊先生門許多年未嘗見疾言遽色忿厲之容且未見酒前酒後言貌之變亦未見因酒引飲或於微醺之後有些豪氣發於外出些上蔡精采陳說古今引諭義理聽之甚樂旋復收斂凝然寂然瞑目端拱而坐先生定力之有常於此可見矣昔有僧見尹和靖嚴整有常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如何恐亦只如此也任道於先生亦云

先生平生不服藥餌不用鍼灸一以存心養性節飲食慎言語斷嗜欲整思慮為終身攝養節度故和氣充滿真元不渴一日侍食於先生問先生食量多少答曰少時不過半升衰境亦不減半升任道曰半升之外未可增加一匙乎先生曰欲加則非不能而半升之外不復增減以此觀之則先生於飲食亦有工

程

任道嘗問曰願聞先生入道次第與為學之要先生曰吾於學問上全未有得或於觀書時粗有所見而隨得隨失焉能為有無因曰學云學云口耳云乎哉

世儒往往專事枝葉不務根本或以文字或以言語知或有餘而行反不逮詳於講究而略於踐履心口不相應言行不相顧始終參差內外胡越畢竟其人與學全不相似甚可寒心先儒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吾意誠篤二字學者之所當為準而用力處也先生十七八歲時已有志大事業便以古聖賢自期不欲以一善一藝成名手撰宇宙要括帖其目凡十條書于其末曰能做天下第一事業方為天下第一人物至於晚年又以古語自警書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聽其言也厲溫良恭儉讓等字置諸几案目寓而心思焉任道嘗窺見而得之可見先生主意所在先生年八歲時先府君判書公沒服喪如成人事偏親至孝壬辰之亂方在母夫人憂背負神主流離竄伏執喪唯謹至於朝夕朔望奠祭未備則雖餐粥菜果之微隨所得祗薦之必哭盡哀聞者感歎云

先生於飢餓困頓之際容貌不枯顏色潤澤終日讀周易聲未嘗間斷氣未嘗餒乏識者目爲神人蓋先生稟氣厚而充養得極好義理爲主於內不被飢火所惱故能如此朱子稱延平先生曰晬面盎背自然

不可及者此也

先生於亂離中嘗過宿青松地山谷間主人村翁以蜂蜜來獻曰請補藥用先生不受主人固請則姑受之良久招主人與之曰此物已爲吾有以客所有還贈主人不亦可乎官供雜物油清最貴汝其藏之一充官納主人無辭而退先生辭受取與之不苟亦可見矣

先生平日厭煩喜靜安儉素絕奢靡凡綃帛之屬華美之飾不加於體所居之室無扁額圖書庭無花木雜卉只見可上有書若干卷階下有梅兩三株淡然

相對而已出遊則有輕裝三四擔到處相隨不離座側蓋先生平日著述文稿及古今書籍之緊於考證者云

先生膂力過人而身若不勝衣識慮超世而言若不出口溫恭簡默唯日欽欽聞人譽已則欽然辭遜雖小善不居學已成矣而常若不及德已尊矣而逾自謙抑林居八十年不言朝廷是非時政得失人物長短韜光韞彩沈晦內修人莫能知其所蘊平生所見所得盡在所著文字中玩究詳味則庶或窺其所蓄矣

先生德宇崇深德容充完疎髯秀眉神采晬盎氣厚質重聲宏色和威儀風度凝嚴舒泰儼然人望而畏之雖年少浮薄之輩望其容光則自然畏戢

先生天稟甚高氣質無疵語默動靜自然中理隱見行藏唯義與比視富貴爵祿如浮雲之過空德量不可窺其涯涘律已嚴而待人則恕於人必察其有可取之實然後與之不以人之毀譽而輕爲與奪其胸中涇渭之分蓋不可以淺見測識

任道一日侍先生于不知巖先生語及南冥先生高處曰高處不但在辭爵祿樹風節議論出人意表識

見加人數等其資器學力超絕卓越任道對曰先生之命則幸甚一邊人欲然於高字向者高風正脈之辨是已先生曰高之爲義不爲不好但以正脈字較之則有些分別故論者云然此爺高處誰能跂及任道問曰小生謬被士友妄推冒忝新山山長之任欲以金東岡配享書院且欲刊布經筵講義等書爲斯道羽翼未知如何先生曰甚好甚好又問曰東岡之於南冥親炙最早贅爲孫壻非他泛泛出入者比配食一廟於禮亦宜第念申松溪在聯享之位士論若曰東岡之於南冥孫壻也門人也配而享之宜矣

松溪之於東岡獨可晏然臨之乎云爾則柰何先生曰此則不然新山書院本是爲南冥設也松溪則客耳亦何妨乎吾意松溪在左則東岡位於西序松溪在右則東岡位於東序似乎無妨先生勸人以酒曰酒之爲物使人和暢血氣血氣和暢則脈不壅遏而病無由作飲以德將則莫良之藥也用之不節則莫大之病也只在人斟酌之如何耳此理人鮮知之

先生晚年嘗語及人物邪正之難辨曰年少時或於眸子辨人邪正及今衰境兩目眵昏不分黑白况能

辨別人眸子瞭眊乎且語任道曰平生每以不見頭
流爲恨至今夢想來往不已反而思之吾衰已甚雖
獲登覽莫由望遠見之無益因爲之慨然

先生平日喜聞人長處其短處則置而不論客有稱
人之善者則喜動顏色嘗忘倦嘗毀譏謗之語則
聽若不聞以笑答之而已一日任道與景閔侍先生
於不知巖語及鄉生黃精一爲叔父七歲服喪之事
景閔亦言之先生嘉歎之顧謂外孫輩曰爾等識之
不忘

梧峯申公嘗語先生德美於任道曰德行內腴之實

雖等之古昔大賢亦不多讓吾嘗觀其理裝戒行觴
礪針綿繩索之細亦皆致察領會處事縝密置水不
漏云

人有難處事就問則先生開陳利害叩竭兩端明白
痛快根據義理平易著實雖無奇談異論驚天動地
聳服人處而使人疑解惑祛恙消忿釋事皆平順允
悔不生茲豈非冲和之氣信順之德充積於中而發
見於外者乎

先生在宣廟朝嘗再爲守宰皆未滿一考而歸廢
朝時不應徵辟亦無陳謝疏章聖明臨御以後雖

輒到京師而義各有在曾不濡滯此先生出處之大略而一於義而不苟位躋正卿而實未嘗受祿供職脫然無一毫係累其去就進退之際綽綽有餘裕隱然若頽波之砥柱翔千仞底鳳凰也

任道於先生雖未嘗執經請業出入門牆觀感則有之見先生語默動靜則驗先生體道之妙見先生氣貌容色則驗先生養德之實見先生存養省察則驗先生持敬之熟見先生辭受取與則驗先生裁義之精在困窮流離之際而操履之貞可見處名利爵祿之際而風節之毅可見當波蕩風靡之際而腳力之

固可見任道悅之願學而未能今其已矣

龍華山下同泛錄後序

皇明萬曆丁未初春寒岡鄭先生來遊道興步道興卽龍華山之東麓也始至之初先到蒼巖宿忘憂精舍其主人則前右尹郭相公也明日沂流而上歷景釀登柰內以周覽上下山川之勝然後乃止于道興村而休焉蓋先生嘗得石之可碣者畱置江濱因失其所在者二十年矣或慮其沈埋沙水欲倩海夫掇剔而出之故有是行云任道時方讀書于漆原之長春寺家嚴到上浦江墅馳書命召曰二賢住近盍往

拜之任道卽夕來宿江墅卽吾季父別業而與道興
通望處也平朝陪家嚴季父登小艇抵道興先生已
於龍華山下繫舟監授矣進謁先生退敘左右從之
遊者旅軒張先生及寒岡門徒也聞而會者忘憂郭
右尹咸守朴令公也咸安來者十四靈山來者十人
昌寧來者一人玄風來者一人高靈來者一人星山
來者四人舟窄不能容蓋先生於咸郡曾有遺愛而
道興村又在咸境故會客之中咸人最多是日家嚴
與季父設壺觴慰群賢繼而行酒者靈山前郡守辛
丈礎與咸安之校生也杯盤簡潔禮儀和敬肅如也

先生顧謂諸生曰今日之會可謂盛矣其何以不志
於是咸人進士李公明忘應命而作取紙筆書之鄭
先生居首其次郭右尹又其次朴令公又其次張先
生自此以後序以齒不以爵直書其姓名字年居住
暨會集之月日凡三十五員目爲龍華山下同泛錄
錄旣成先生命門人藏之是夕先生乘藍輿先就寢
所舟中之人稍稍分散郭右尹歸江亭朴令公還郡
衙護先生畱宿津頭者門生十餘人及吾鄉之耆老
子弟也翌日兩先生渡江而北任道奉先君返乎劍
溪嗟乎若鄭先生之英豪德望張先生之渾厚氣像

郭右尹之灑脫曾襟聞諸古昔尚且興感况今並生
當世親見其面目同時咸聚於一舟之中而任道父
子又得參佳會邇清光薰襲芝蘭之馨縱觀江湖之
大真一代之盛集人間之勝事也不幸二月之尾任
道奄抱終天之慟苟保餘生無意昔歡者十餘年矣
歲庚申春夏之交安君從姪夫來過柰內之新居
因與逍遙江臺指點道興追念龍華同泛時事慨然
而嘆安君曰吾家有同泛錄草本藏在篋笥中任道
聞而驚且喜走倅取來長跪奉玩閱之未幾又復不
樂歔歎太息以悲同泛之日是正月之廿八而先考

之沒在二月之廿八吉凶哀樂若是懸絕人事之不
可恃也如此夫且念郭右尹於丁巳夏乘化鄭先生
於今年春易箒其餘名在錄中而身歸泉下者亦八
人儒林之慟存沒之感顧如何哉今之在世而吾所
斗仰可賴以自慰者唯張先生無恙斯文一脈未墜
於地畏齋李文以寒岡門弟為先師撰錄言行衣書
之託亦庶乎在是矣嗚呼任道於是錄有所感矣錄
中有可欽仰處焉有可想慕處焉其所欽仰者非二
賢之德業文章乎其所想慕者非郭仙翁之氣槩風
節乎朋知故舊鄉黨長老皆吾父子之所嘗與交遊

者而曾幾歲月已成陳跡寓目興思烏可已乎於是
編紙作冊移錄其中而於張先生書以軒號於先人
曰先大人極知僭妄然嘗觀佔畢齋之修正青丘風
雅也論次諸賢姓氏事蹟於卷首而不書司藝公姓
名直稱先大夫註于其下曰諱某字某則古人之於
父也其不以公義廢私情如此任道之私自尊親豈
無古據乎任道既幸錄之復得而又嘉安君能保勝
跡於是序序

柰內新居說

蓋嘗聞巴邛人得異橘剖之有四老叟相對圍碁如

人間之樂而橘之裏天日明朗山川清麗廓其有容
可以栖息偃仰宛然一箇別乾坤世所謂橘中之樂
不減商山者其指此與余竊怪之付之孟浪不經之
說然且有慕於心思欲一享橘中之樂從四老者遊
而不可得歲萬曆戊午秋忽有霞外之想棄舊業挈
家扶老向東北行數十餘里得一區無何鄉名曰柰
內有三四人家先我來住葦藩茅舍生計淡然業陶
漁以自養見吾至愛且悅列壺觴以慰之因推之爲
上客余乃分占其一半而安頰焉合上下成四家新
舊凡八戶余念橘與柰俱是木之實也柰之大不及

橘遠甚橘裏僅藏四叟而柰內能容八戶橘裏之樂
不過園碁而柰內之業兼以陶漁是何所包之界不
侔而所貯之實反多與且昔所謂橘巴邛人得之今
所謂柰巴山客卜之疑亦有數存乎其間者與試以
其形勢言之則東西南皆山而其北爲大江又有層
巖絕壁沿江屏立數里許其中最奇勝有名者曰鱸
魚巖景釀臺李銀臺仁老曾所作亭之地柰內之北
少西有千尺斷岸臨江斗起若巨鰲縮於殼裏而窿
然出其背者乃故周處士益昌築室藏修之舊基也
寒岡先生欲居而未果焉周亭之東十餘步有石厓

一角磅礴爲臺可坐數十人臺之上草軟沙潔碧樹
環擁風籟生其上雖盛夏不知有暑氣焉余嘗口占
一絕曰雨過林亭暑氣清竹床高臥養襟靈居然一
枕羲皇夢鷺罷遊魚蹴浪聲東北隅可十里通望處
有亭翼然臨于蒼壁黝潭之上者郭仙翁忘憂精舍
仙翁駕鶴朝天一歲餘矣江外大野微茫平原瀟迤
殘山斷隴若走若立或起或伏疎松百餘株森列浦
上若翠蓋童童也江北野店依山而數椽白屋隱映
其間者李上舍昆季別業號曰馬山亭西去數百步
有道輿步有篙工三兩家依岸而居道輿之背曰龍

華山其祖宗則方丈也東構南折北來西走而鼎湖
洛江至茲山盡處合以爲一名曰岐江龍華北麓蜿
蜒枕江狀如渴龍俛首而飲于川有一本老檜高直
聳秀出于荒草喬林之表者乃青松寺遺墟也道興
去柰內最近過客之由道興往來南北者日千百人
而峻嶺西峙深江北截自非有仙風道氣者莫或至
焉此柰內之所以幽絕可樂而非外人之所能爭也
東去一牛鳴地隔岸人居曰上浦白沙翠竹江村蕭
灑又有池湖陂澤相望於林麓之外芰荷菱芡交生
於洲渚之間鳧鷖鷗鳴飛鳴遊戲於雲沙煙浪之際

而商船賈舶之從流上下者絡繹江口至夏秋尤多
輕帆飽風櫓聲搖月此柰內之勝狀也若夫祥雲蒸
碧瑞霞騰彩萬千氣象涵混鏡裏者柰內之朝暮也
岸柳初黃江花倒影嫩綠成陰好鳥相呼巖楓妝錦
渚簾吐雪庭列瑤階樹綴瓊花者柰內之四節也有
時月滿平湖萬籟俱寂一葉扁舟縱意所如但覺清
風颯爽羽翰生腋浩浩乎飄飄乎若出霄漢凌汗漫
眞可與造物者遊而非俗子之所能知矣橘裏之勝
蓋不至若是清絕矣而况採山釣水以資計活詠月
吟風以暢襟懷案上黃卷乃靜裏玩心之具甕頭白

蟻是閒中引興之資家廟有事宿齋戒具酒饌室人
奉罇爵祇薦廚婢執俎豆駿奔先靈於是乎少安人
道以之而無憾吾未知橘裏之叟有是道否至於吉
日良辰設朋罇慰慈親酒肴簡潔杯盤靜嘉荷芽入
口鯽鱠登俎母子同歡和氣煦煦奉觴上壽繼以歌
詠一室之內至樂無央吾未知橘裏之叟有是樂否
然則橘裏之天地非柰內之天地也橘裏之山水非
柰內之山水也橘裏之人事非柰內之人事也豈若
吾真天地真山水真人事而又別有真樂者乎昔我
之未得柰內也常羨橘裏之人今我之既得柰內也

不願橘中之樂是知橘與柰之人與樂有真偽虛實
之不同耳世徒聞橘裏之誕謾而不聞有柰內之福
地世徒知橘裏之虛幻而不知有柰內之真樂不有
如巴邛人者剖而覷之則誰得知柰內之風味實有
勝於橘裏也哉吾爲此惜作是說播人間以俟夫好
奇慕真者得焉

尋賢錄

丙寅秋七月余在柰內江舍慨然有遠遊之志臨流
歎曰此洛江之上道東吳山寒暄冶隱之祠廟在焉
不知巖旅軒先生之所居也乘舟泝流謁廟宇拜先

生則一舉而兼得矣適有鄰居船賈徐山水者溯江而行余聞而喜與之相期且曰韓子變朴一之吾友也亦嘗欽慕先生聞吾此行必樂從之矣裁書走伴以通之兩君欣然應之子變直到柰內一之期以蔚津意者天假其便遂吾儕平生之宿願歟十二日壬午余既馳謁于墓下夕食訖又告于祠堂蓋遠行將啓禮不得不爾也是夜以遠行擇吉出宿于船上與韓君聯枕李秀才而清亦來共宿秀才名澂李上舍益之之胤子而曾問業於余者也知吾作行故來與爲別矣十三日昧爽而清辭去余與韓君發船或撐

篙扣柁或整枕引絳高揭蓬窻縱目遐觀煙消日出風帖浪靜遠近雲山影倒水底斂襟端坐澄心息慮人寰之相去未遠而神襟飄灑已不復塵臼中想矣所可笑者覆以編茅藉以鹽斛上下四方不過尋丈坐臥起居殆不能伸展支體然業已安之矣發船之第二夕行到蔚津朴君如期馳及於渡頭驚喜相迎鼎坐舟中是夜江月皎白纖雲捲盡星漢昭回清風徐來波濤不驚扣舷長吟不禁清興乃口占一絕曰夜靜江天月滿舟同來三侶摠仙儔此行不是閒遊行直泝真源向上流韓君和之曰忘機無異泛虛舟

孰有褊心怨我儔洛水淵源期一泝推移今日在中
流朴君繼和曰水落平江上小舟推移功力在吾儔
前頭會有逢原處莫使停篙退急流余囑韓君繕寫
三件各藏其一爲他日面目之地且自發船之日已
與韓君通讀心經半部三人同會之後又加緝閱淬
礪精神講究思索聞所未聞覺所未覺頗有琢磨相
長之益不但山水之玩而已十六日午後舟至道東
書院改服齊進展謁祠下退坐講堂載姓名于尋院
錄又求寒暄先生神道碑文一讀而出碑文則旅軒
先生所撰也三友相顧歎曰庭院荒涼鞠爲茂草文

敬公遺風其衰矣乎院左有先生五世孫前察訪金
君大振氏之別墅察訪聞吾儕不出迎江許引坐樹
下酌以秋露款若平素酒三行乃起反而登舟則日
已西矣宿于無何境上蓋苞山高陽兩縣地界云十
七日平朝過樟灘江流悍急進寸退尺用力少緩則
前功盡棄舟人皆奔走勞汗余忽契悟於心曰古詩
所謂爲學須如上水船者其謂此歟是日乃吾降生
之辰也悄然疚懷兩君爲我烹雞酌酒以慰之余感
其厚意彊飲四大杯俄而精神憤亂不省人事二友
頗有悔恨之色蓋是時氣方不調當食不飽者旬餘

而又作水上之行臟腑虛冷不能與酒爲敵致有此
困厥明宿醒未蘇頭痛又作頽然備臥於篷底日晷
之蚤暮舟行之遲速皆莫之省未幾韓君又患水痢
氣甚萎茶一行中不病者朴君而已自是始生憂恐
咸思寢房忽見江上有一僧舍名曰卓臺下碇投宿
冷埃不火無異水宿廿二日早晨遙望若木僅十里
許始泊舟下陸訪知舊借鞍馬夕寢于吳山書院臨
發進士李丈衍炊飯餉之李公秀彥置酒邀之適遇
申君汝嘉張君經叔並轡而行汝嘉書院有司也經
叔先生嗣子也翌日清晨盥櫛整衣冠謁于祠下退

坐齋房記姓名于尋院錄一如道東之爲又求吳山
志覽畢步出砥柱中流碑下摩挲石刻四大字讀碑
陰序與歌吉治隱之風節高矣揚晴川之筆畫奇矣
柳西厓之文章偉矣是日朴君有詩曰平生景慕秦
山高瞻拜如今仰彌高節義千秋扶宇宙金烏何讓
首陽高吾輩皆閣筆食後與申張兩君別汝嘉還歸
若木經叔旋向巖浦余與同行二友渡江先抵不知
巖則先生不在矣歇馬移時馳到仁善先生欣然迎
笑大抵舟行二日而會朴君于蔚津四日而謁道東
祠九日而謁吳山祠十日而拜先生於仁善內堀名

於前賢則歆慕其遺範想像其故事於先生則聽聞其嘉言瞻仰其德宇孰不欲爭自惕厲省躬修業哉但恐歸家之後舊習纏繞心地茅塞昏昧放倒貿貿佹佹謝上蔡烏頭力去之歎此吾輩他日之憂也留仁善五日與二友同住晝則進謁先生侍坐終晷夜則退處一室眠食與共間或出訪親舊而皆稟命然後行焉是時韓君所患尚未快瘳先生憂之以生雉與之曰鄙語云烹一雞而卒食之則厥疾得瘳試用之鄰鄉士友來會者曹以咸克貞孫興雲子龍金大振而遠朴暉明叔金休謙可在焉孫與曹連日獻爵

于先生吾輩不敢辭退者重先生之命也廿六日初昏三家馬僕至翌日早起治行拜辭於先生先生出酒爲別而自酌之又命在座之人行巡杯其繾綣如此臨別先生謂朴君曰蒙索碣文留意塞責久矣近當起稿送之朴君拜辭而出舟渡甌津夕宿于星州境上余自是日寒疾卒發頭風并作載病呻吟寸寸而前多荷兩君扶護之力厥明力疾驅馬宿玄風地又明日午前與二友分路兩君取道蔚津轉向宜寧余獨向昌寧朴君問余病甚命一奴護行余於馬上口占一絕曰北去舟同挽南來路各分何時風雨夜

樽酒更論文韓君和之曰累日同爲客臨歧更惜分
佳期知不遠霜葉錦成文朴君繼和曰知有前期在
難堪此日分山中芳桂發未落可論文曾與二君約
於還家之後佩酒登防禦山頂故於詩及之到家後
吾病彌留佩酒登高之約竟不得遂人事之不可必
如此吁可歎已病裏無聊追叙顛末如右是歲十月
日柰內臥病翁書

過從錄

己巳暮春十有八日德恩林上舍樂翁訪余于江上
從之遊者李秀才老泉其入也不憚跋涉之勞來尋

寂寞之濱雖古人千里命駕何以加此余慙無以爲
禮欲拉登舟請觀奇勝以謝其厚義路困未蘇頽然
憊臥不敢彊焉翌日平朝促飯裝船順流直下賞景
釀望雲浦過松津抵蒼巖巖在靈山境上忘憂郭先
生終老之地也先生之逝十三年而亭獨巋然覽物
懷人感慨係之矣遂泊舟登岸有村人設席亭中乃
與二君風詠其上渚柳巖花紅綠相映十里江山如
在畫圖間魚跳於波鳥戲於沙遠近峯巒蒼翠晡靄
引觴小酌悠然騁目俄見一鷹逐雉自北而南又有
數人牽狗而隨其後棹舟涉江獲雉而還其中一人

乃裴慕亭孽子也拜而前曰嫡從某聞僉尊來會欲
佩酒慰之先遣小的放鷹於此故來耳其曰嫡從指
裴君受甫也裴生又獵雉於前細草平郊五色離披
亦一奇觀也食頃有客聯袂而至者六人裴受甫立
甫辛子真子重辛汝達呂果彥也所居僅七八里里
名道泉是皆江湖間過從之士友而所謂子真者郭
先生外孫而吾妻兄李上舍女婿也叙寒暄坐未幾
六人同辭請曰亭北有壇地勢高平觀望悠長可登
逍遙以求今夕林君曰諾卽命移席登壇或坐或步
松陰竹影杏花飄雪四面雲山盡入眼中甚爽快也

於是六人相繼行酒杯盤草草情好款款其樂殆非
塵世有也余謂林君曰日已西矣興亦闌矣盍歸乎
來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六友留之不得追及於舟上
且行且飲不覺天暝適有吹草笛者助歡侑觴林君
屬老泉唱歌而汝達自請起舞余亦間或和之極歡
而罷舟到松津吾輩皆酩酊不省而從中用事者六
友也衆寡不敵主客異勢雖欲挽舟動輒見掣不得
已留宿津頭村舍厥明宿醒未解扶杖登舟則子真
又固留之請進朝飯燔鮓膾鯉玳味狼籍而病不能
屬厭矣臨發六友又請曰此有故虞侯金忠敏舊亭

遺基宛然陳跡猶在可於焉少留以探餘勝余與林君徐步彊登苔磯一片嘉木成林橫枕長江平臨曠野其規模高下大小雖若伏於蒼巖而從容蕭灑自成一區真栖息之所也周覽既畢解纜旋艫六友別舟尾之直還柁內則鄉友朴君一之李君公華先到待之矣夕食訖六友回棹而去余與四君共寢于江齋又明日攜四君乘舟泝流而上指點青松廢寺登覽道興林亭卒乃接訪尊池維舟細酌興盡而歸其林壑之幽巖壁之奇殆有勝於昨日所見矣是日午後鄉友二君皆告歸所與信宿者上舍及老泉也林

君口占曰公江底處無奇勝始覺高居近釀臺宿霧乍收紅旭出蒼崖倒影鏡光開老泉賦詩曰清洛名區此釀真秘壑千載屬斯人無心營利修天爵不用藏犀辟世塵案上書堆甘養性枕邊江閣可潛鱗是知仁智能兼樂俯仰乾坤愧此身老泉之詩雖未免溢美過當之失而其作句則誠有得意處矣廿四日早晨兩君亦辭別而行惘然有失懷不自勝林君卽瞻慕先生之孫也家學淵源旣有所自而天品之好識量之大又非流輩所及沉雅厚重休休有長者風余生也晚雖未及老先生之門而每遇君如在由丈

之側令人心醉若飲醇耐則僕之於林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老泉醇謹質勝有爲善之基留家五日主客樂甚消我鄙萌起我昏惰或談論經史講究義理凡人之長短時攸得失絕不掛口歆羨富貴厭薄貧賤底意態了不形于言色有友如此其得不謂之益者歟古之士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者常使此心在此無外馳放佚之患而三者之中朋友之益尤多故朋來遠方夫子樂之以文會友曾氏稱之余之僻陋無間獲致二君子於百里之外聚散之際得無作惡乎况余氣質之病老去益甚浮淺空踈無深潛縝密

意味有時自省未嘗不惕然愧縮思有以矯革其偏而用力不猛舊病依然暮境之求助師友意甚切至若之何縮地卜鄰日間清誨爲麗澤觀善之地歟既不得挽而留之則欲追送中路如古人鵝湖之別而脚瘡方甚未能跨馬出郊佇立空山瞻悵何極既別後數日念之不置又恐其久而忘也略記其遊從之梗槩俳優之文適足爲捧腹之資耳

遠行錄

辛未六月初六日戊申作奉化弔問之行蓋故承旨盤泉金文余少時受學者也晚聞凶計於練期之後

服總麻爲位而哭致躄狀于其孤而路遠身病不克躬進於几筵之下尋常飲恨今聞祥日在旬三不計暑雨作行宿于玄風

七日己酉冒雨而行宿于河陽地

八日庚戌早發馳到新寧縣日將午矣縣宰成君櫟乃堂叔父主簿公之外孫也大夫人趙氏於吾爲再從姊年踰七旬齒髮未衰成君迎我入衙從容拜叙姊氏歷舉先世故事了了若眼前事雖年少彊記者殆莫能及也成君引出東軒促進朝飯先之以酒曲致誠款余以奉化之行告之助以路資又使一阜隸

護行是日疾作不能行畱宿從兄之子咸新適自青松過去暫叙而別余告成君求見聽松先生所著詩文及墨跡成君盡發其家藏使之披閱聽松於主人爲曾大父也又以滄浪集一卷示之滄浪主人先府君也筆法之蒼古文詞之理勝俱可歎賞滄浪集中有吾先祖漁溪先生傳一篇戊辰冬主人曾已謄送于余余卽跋其尾者也

九日辛亥與主人別宿于義城邑底

十日壬子早發當路而炊宿于安東城內族孫徵唐大笑公以軍官陪使相方畱于府見吾欣然出拜覓

給馬草又惠鞍赤

十一日癸丑早發飯于野次行到禮安烏川境上遇一士人問金教官以志所居則曰教官乃吾伯兄而吾姓名則金光岳云余以奉化之行告之金君亦於明日以致奠事向晚退云余謂金君曰歸路當歷訪尊伯氏願公道達此意金君曰諾是夕冒雨乘昏得達晚退喪主四昆李明燭設席叙立以俟余入哭靈筵退弔諸孤皆各盡哀頭風路困一時交攻不堪久坐主人問余病甚送安于外寢令權君晦卿慰之權君名赫乃第三孤正郎公姨兄也余廢食憊臥不能

收拾精神

十二日甲寅力疾而興盥洗加上服就拜于几筵因與諸孤敘于喪次諸孤皆喟然曰公抱病當此暑月跋涉五百里非情之至何以及此生員公又曰昔子之致賻狀也不覺執書感泣况今又見真面目乎正郎公出示一冊子蓋皆朝野知舊挽章祭文雜錄也余寫出槃泉文贈別吾父子二絕句示之己亥冬末吾家自奉化移向義城時事也其詩曰我愛趙老子休休長者風別來思表範耿耿此心中不亦樂乎朋自遠一年寒榻好開襟臨岐爲贈平生語莫把良珠

委棘林主人受而藏之午後禮安榮川本縣人士之
來會者衆齊會中舊面目琴援朴煒南復初權慶蘭
數人而已又有金郡守友益朴都事檜茂金正字濬
來自榮川榮川亦我昔日之并州也戊戌寓榮川已
亥移奉化當是時吾齒僅十四五而忽忽于今三十
有三載矣容顏換盡毛髮已衰雙親俱不在世念之
令人傷感也又有禮安人金耀亨掌令珍之長子權
參判恭一之女婿云掌令公雖無雅分飽聞香名想
望風致故見其胤如對其大人焉

十三日乙卯觀祥祭撤几筵祈廟等禮文則用丘瓊

山儀節權君晦卿以贊者執笏記指揮矣客散日晚
余亦辭別作行主人欲留不得歸路擬哭槃泉墓墓
在禮安溫溪道旁云禮安人黃君有章字時發與我
同庚於槃泉丈爲異姓從弟曾識面於新安使時軒
者也爲我聯轡偕至墓下哭拜而訣夕宿于陶山書
院余與黃君先入巖栖軒投壺藜杖渾天儀枕席等
具皆藏在玩樂齋宛然如昨又有幽貞門淨友塘節
友社蒙泉冽井羅列眼底亦樂齋隴雲精舍則在玩
樂之右恍若親接陶翁奉杖屨承馨效令人有隔世
相感之歎金秋吉次悅琴養中幼達方讀書于院中

聞吾輩至來敘于巖栖軒引入典教堂余囑主人設
素餐時發亦行素共宿于閑存齋腰腳酸蹇精神昏
憊殆不省人事令齋直小童子按抑焉

十四日丙辰夙興盥櫛借著巾服入廟庭焚香展謁
趙月川配享位板在東序出就典教堂載姓名于尋
院錄飯後與金琴黃三君散步天雲臺上又登天淵
臺俯瞰濯纓潭盤陀石石在越邊潭變爲灘余怪而
問之曰曾見陶山記盤陀石在濯纓潭中可以繫舟
傳觴而今若此何也僉曰乙巳洪水之災近古所無
山崩木拔陵谷變遷廬江書院養浩樓盡爲漂沒潭

之翻覆墳塞蓋在此時山川尚爾世道寧論遂徬徨
顧眄相與一歎別金琴兩君與時發乘馬並行由愛
日堂下過汾川村未十里時發告別因於馬上口占
一絕以贈之曰青眼重逢本不期至誠千里爲亡師
陶山一夜連衾枕叵耐今朝分路歧余不獲已率爾
和之曰此路重來杳莫期槃泉今已哭亡師知音幸
遇黃時發立馬山前愴路歧行到烏川適遇金教官
于路上同歸其第酌以秋露款若有素坐語移時告
別而出訪金掌令于本家主人使其子出迎曰廢疾
多年起居須人不意臨顧病陋感且愧惕余隨其子

八室則果不能起居且不得運用左手設酌之際右手持杯置于膝上曩者之辭職果知非託疾也俄而金教官來至曰恐日暮狼狽故欲留而宿之耳主人亦勸留之作夕飯供之打話良久日已沒矣乃與主人別歸宿于教官家語及曾大父事蓋曾大父耐軒公與主人曾祖觀察公緣俱爲曹進士致唐女壻又與之同占正德庚午司馬情分素厚且其先大人翰林公塚與妻父洗馬公皆爲萬曆戊子進士兩家世分甚不偶然主人出示庚午戊子兩年榜目庚午進士壯元則靜庵趙先生也又曰濯清亭壁上有先曾

祖題詠兄可遲明騰取余喜而待明蓋於去年秋柳陝川李華公遇我於不知巖盛稱教官暨金掌令行義之美今此之行用意歷尋而又聞兩家有世分事契之厚尤拳拳不能別也教官有三弟曰光實光輔光岳光岳卽向日之遇諸途者也往奉化未還云十五日丁巳欲早發而主人入家廟行參謁不敢徑退坐而待之旣出請騰濯清亭題詠則主人令嗣子礪攜紙筆書之乃七言四韻二首而次退溪先生韻者也其詩曰丹碧輝煌照一亭風隨竹簟晚涼生抱村匹練溪光轉隔檻危棚嶽色傾領畧勝區應自詫

優游佳趣有誰爭攜君共對當簷月夜靜詩懷久益
清雙鬢如蓬又草亭到頭吾得作麼生手中孤劍終
何用腳底窮途祇自傾天地有情知我分江山無負
没人爭登臨陡覺塵機息意思蒼茫興轉清退溪本
韻則曰山擁溪回抱一亭主人非是冷書生珍羞八
百叱奴取美酒十千投轄傾斫樹奇謀人未識穿楊
妙枝客誰爭濯清儘有風流在竹簟冰肥到骨清堪
笑乾坤一草亭杜陵詩句我平生種來湖橘應成長
畱得囊錢任倒傾夢裏每尋溪友約席間行見野人
爭何當結屋清泉上不使君家獨占清余謝主人曰

四十年兵火之餘得先祖遺詩乃知五百里遠行不
虛勞也又求見濂洛風雅欲瞻取落張處金礪氏又
書贈之主人三昆季來會列坐勸酒甚力余亦不敢
固辭酒未罷金掌令再送胤子耀立致語于余頗有
丁寧委曲惜別之意又以一冊子來示之亦曾大父
真筆古詩也覽之愛悅實欲袖來而金措大有各自
寶藏之語故不敢傷主人之意焉又曰枕流亭者乃
吾先世所構尊先祖亦於此有詩中年撤去懸板藏
之齋室倉卒難於搜出而尊行甚忙未及奉付隨後
覓送云余再三稱謝而別此行所得不爲不多而第

以不得尋易東及以志兄枕洛齋爲一大恨也馳到
安東東門外訪洪判事叔京亦從李華公請也叔京
公適在鄰舍欲挽歸宿于本家余以行忙謝之坐語
一刻許乃別而出纔渡江天已暝不得已宿于道旁
新店悔不用叔京之言

十六日戊午夜半失馬旋得早發飯于野外夕宿于
義城青路驛是夜聞西報之急

十七日己未午後馳到新寧穩敘成君又拜大夫人
十八日庚申有怪夢欲留不得早動而行成君又令
一阜隸護行夕宿于善山蒙臺從兄家歷訪崔監司

令公奉慰前日拿獄之厄

十九日辛酉因病不能動且有跟捉奴子之故留在
於此裁書致謝于新寧倅送還阜隸

廿日壬戌朝飯奴乙男者久匿始見忍怒不杖帶率
而行謁張先生于仁善本宅從兄隨之遂與偕行先
生嗣子正字公亦在喪次方持先生內子貞夫人宋
氏之服與之拜敘夕宿于張進士泰來家從兄亦日
暮未還

廿一日癸亥大雨翻盆溪谷漲溢咫尺難動先生再
送學徒存問而拘於雨不能就謝默坐終晷是日倩

主人之胤張秀才宗亨改名騰出先生疏草及賓廳劄子二道又宿于此

廿二日甲子雨勢暫歇就謁先生因辭別先生出示星山書得西報緩急又以疏 批付吾行使之傳致于李潭陽令公不得已取道梅院歷訪張院長于潘渚點心後馳到梅院潭陽公接之甚款余以先生所送 御批致之先是先生以追崇不可之意上章力陳而自 上批答云云潭陽公欲覽其 批故送之矣潭陽公欲留我宿之余告以忙甚乃酌秋露三杯乃起夕宿于大丘妙洞朴君錫家君錫見其長子頗

示故舊慇懃之意

廿三日乙丑飯後作行適遇玄風嘉泰人乃君錫子婦家奴也護涉江浦獲免顛沛陷溺之虞夕宿于雙山驛

廿四日丙寅朝飯于川內一名兩寒亭冒雨跋涉行過昌寧池浦靈山山旨江浦漲阻避水迂登身且病困間關得達柰內則天已昏黑矣

望慕庵記

庵以望慕名望慕我先人也吾父之沒廿有七歲吾母之亡十有三年面目不可復見聲音不可復聞其

可瞻望而想慕者松楸與丘壟草樹與煙雲也不復見不復聞者勢也吾無如之何矣可望而可慕者吾猶致力焉此吾之所以名吾庵而爲終身寓慕之地者也噫萬曆戊午秋始自咸移柰內崇禎癸酉春再遷于歧江歧江靈山也柰內漆原也柰內之去松楸十里許歧江之去丘壟一牛鳴柰內與歧江皆非我桑梓也而不靈漆其心而心乎丘壟者爲望慕故也况戊午之居柰內也父雖沒而母猶在或有時而寬懷癸酉之來歧江也母亦歸于泉下在今日望慕之懷無亦切於昔年乎空山間寂與世隔絕宿草蕪沒

斷雲淒涼徘徊瞻眺此感何極霜露旣降百物凋落則心悽愴而摧傷索然無生意者秋之望慕也雨露旣濡草木萌芽則心怵惕而驚動如將見之者春之望慕也流金爍土日輪如火則地下得無燠乎風餐雪虐朔氣凝沍則地下得無寒乎八表同昏雨濕天陰則地下之意象如何百花開遍月白鶻啼則地下之懷抱如何孤兒在世隻影涼涼地下有知則應惻怛而憐之一女出嫁亦旣抱子精靈有感則必陟降而臨之矣知邪不知邪感邪不感邪地下之有知無知精靈之感與不感皆不可度思而歲歲年年觸物

生悲朝朝暮暮隨事起感歌焉而怨生於聲詠焉而
哀寓於詞事事物物無一非惱我方寸哀哀此恨死
而後已則此身未化此恨未已望慕之情寧有極乎
時 皇明崇禎紀元癸酉月日庵主孤哀子任道泣
血書

遊觀錄

崇禎八年乙亥暮春二日壬子余與金山呂果彥直
寧姜子霖靈山宋退哉乘舟下海蓋於癸酉秋余被
七林謬推爲新山山長新山在金海境上南冥曹先
生安靈之所也書院之設粵自疇昔而歲已酉陞爲

國庠申處士松溪公以南冥道義之契並享云士論
惜其師席久曠學廢教弛託余以修舉之責不稱甚
矣余乞免而不得既居其任則一不與祭於心未安
屬此春享一進祠下躬奉香火則吾責可塞况時當
和煦百物敷榮春波漲綠木道無梗放舟順流恣意
沿沂於三义七點之間亦一勝事於是因辛君子重
致語于新山許靜甫金潤伯具舟楫戒舵工前月晦
已送于主勿步一作君淵月初吉辛亥二船卒來告于龍
山寓舍啟明曉告行于祠堂戴星策馬馳出江干姜
子霖亦自馬山亭至其季父姜君善達時寓馬山昨

夕已來宿矣遂登小艇於柁內越邊沿流直下期與海船相遇未及蒼巖風雨颯至衣巾盡濕而猶一向直前遙見忘憂亭有客倚柱而望迫而視之乃宋退哉也登亭少憩脫衣灑風俄而呂果彥冒雨馳到又有尾至者卽曹先生旁室孫而其名則乃吾伯父萬戶公字也余呼以子勉子勉其字也亦有尋院之意遂與之俱五人人各率一力唯子霖獨行江亭主人郭灘行酒三大杯設朝飯供之灘故左尹郭相公副室子也相公棄化之後江舍久空灘也來居其側多所補葺其志可嘉故目之爲主人也是日雨下如注

雷電並作午後海船來泊亭下雨亦乍歇促登船過靈浦歷君淵日未沒已到本浦津本浦卽昌原界也止宿津頭村舍走伴大山探問蔣明甫存否則在密陽未還云明甫疑川巨擘也早歲通經往年足及龍門點額而退猶不以得失爲念有終老江湖之志挈家新卜於此

三日癸丑未明而起解纜臨發各飲秋露數杯瞥然之頃已過離宮臺攬秀亭等處離宮臺新羅王遊行之地攬秀亭密陽府館客之所也想其一時亭臺樓觀雄傑詭麗莫之與京而今皆荒廢只存遺墟人世

之成毀興亡一泡幻耳曉星寥落海色蒼茫殊不得
領畧形勝但見天際遙山盡數百里足以想地勢之
廣遠矣是日喫朝飯于船中回瞰江之左有竹裏茅
簷隱映巖角地名覓禮故縣監李大源舊居也其人
已逝物色依然覽之令人悽感前去十里許有三郎
亭舊基漁舟賈舶簇於巖下世所傳三郎亭作五郎
遊者此也嶺南樓下流之水匯于其前三郎之下十
餘里一線危棧沿江繞山達于梁山界號為鵲院遷
東萊密陽往來之要衝也形勝之阻狹不啻井陘真
天設之絕險而龍蛇島夷之亂終莫之能禦使賊長

驅如入無人之境人謀之不臧乃如是乎鵲院之下
十里許斷麓斗起黝潭鏡開越江北望空舍巋然者
卽所謂上龍堂也梁山郡人祭神禱雨之所云院僕
以行中酒肴畧設小酌曹子勉又以其所佩筭壺交
酬迭酢余亦隨量而飲由龍堂十餘里指點甘露寺
寺在江之西岸而山回路轉洞壑幽邃自外視之不
知其有寺矣午後舟過寺前院僕跪白曰院生數員
於此迎候爲造泡止宿之所云余謂同行曰院生若
來不可過使人視之儒生未至兩三白足出拜江頭
力請止宿余顧僧輩曰時日尚早歸時當歷宿此寺

由甘露舟行十五里有煙火村落羅撲江之左邊者
黃山驛也命舵工候風挂席風利水駛一瞬數里日
未沒到泊院下浦口退哉曾言黃山江下龍堂古稱
危險層波合香復浪卷撞到此而遇逆風則舟人皆
怖悸失措余亦未免有戒心今夕之來居然而過如
履平地豈江神默佑風伯戢威使之利涉歟院有司
金潤伯出迎郊頭得風忽起颺去薦席余又氣不平
不能暫留借乘金馬先投院中憇于講堂東室同行
四人隨後繼至分占西室唯子霖與我同寢
四日甲寅夙興盥櫛與同來四友著程子冠紅團領

入就廟庭焚香祇謁蓋院中舊規用程冠故也且自
是日命去葷菜於盤座中皆去之都有司許靜甫凌
晨來謝曰因私故遠出昨夜還家故今始來謁金海
府伯柳承致書問行李副以白蛤百箇氣不平不能
握管倩果彥代草謝之留鄉所安公慄金君汝澄亦
送人致書安善餘在量田廳亦以書來問借柳生再
新修三處謝狀梨樹寓居宋光鮮字小翁及門來見
召與之語頗聰警善談文乃星山故正字宋文遠器
之庶子也手攜千古文瀾一卷質問疑晦余謝以不
知向晚乃去

五日乙卯本府人入齋者李如璧父子宋君望兄弟曹平甫柳君瑞郭弘坤並許金兩有司爲九人而郭贅而柳寓其實七人而已是時各邑士夫汨於量田書寫之役皆在官府不得自由故會者無多云午後率諸生澡浴於幕次

六日丙辰雨下終日各以巾服致齋獻官則用玄端餘皆著紅祇迎祭物于大門內省牲于神廚門外執事則余爲首獻其次李敦復又其次呂果彥許靜甫爲贊者姜子霖爲大祝

七日丁巳雞鳴雨霽率諸執事就位行祀禮既畢退

出講堂則天欲曙矣敘立行飲福禮舊祝文中以豕腥爲柔毛余以剛鬣易之陳設時分置牲匣于俎床南別盛豚首於俎床余告執事合盛豚首而加牲匣于俎上曹平甫誤出神門衆議欲施面責余以無情置之只以後勿如是戒之安善餘自邑中乘曉來訪食後告歸把酒爲別此人曾爲院中都有司今爲量田之任故以許靜甫權攝兼治靜甫卽鄉校掌議也李如璧大人一時同去亦以酒致款李卽吾郡平廣里故孝子李公郊之曾孫也余與諸儒步出門外縱觀泉石四山周遭如展畫圖又有雙澗夾流相去數

百步水之大僅流束蒲而潺湲汨號盛旱不渴合於
前山左邊未數里入於黃江蔚山梁山密陽衆壑之
水皆會於上至此而大浩汗無涯歧而爲三狀如叉
股流入于海竹島德島大場等島錯鼎一作峙海口又
有堆豚斷壘點點若布星列於洲渚者其數有七卽
上所謂三义七點是已主山曰神魚諺傳山頂古有
井泉一雙鯽魚游泳其中異人至則見俗客來則隱
故名焉曹先生夫人在活川遂因構亭于此山之
下扁以山海今廟右階砌遺址卽其地也先生與松
溪書說山海之勝恨不能共作碧山閒夢成大谷祭

先生文曰峩峩神山雲深水碧乘駒八谷於焉匿跡
者指此地也想象先生直內方外之學遯世無悶之
樂巖巖峻節灑灑清風使人激昂興感兩有司相繼
行酒微醺而罷先生內子貞敬夫人之墓在前山果
彥與平甫子勉省謁而還果彥卽辛子重姊夫而於
夫人爲四代孫壻也外家孽族柳江來謁畱而宿之
八日戊午治任將還因雨停行柳江告歸勞而送之
余謂士友曰吾輩今日旣不得登舟啓行通讀一書
不猶愈於閒話終晷乎皆應曰諾於是設講席於堂
中環坐取孝經大義一部并大小註序跋文而讀之

或正句讀或討文義或耳聽講說或目閱字訓初欲
令每人讀過一遍而日暮未果可恨終始受讀而文
理通明語音響亮者姜子霖其尤也是夕柳君瑞亦
以官令辭去

九日己未宿雨初收好風徐起僕夫告行余與諸君
乘馬而出篙師艤船待之矣宋小翁來敘別曹平甫
追別船頭本府人從我同舟者兩有司及宋君望也
舟至蒜津望見巖麓遇水而蹙狀如蚕頭異而問之
乃故水使柳公墉之舊莊云公卽外門先世旁親也
俯仰陳跡感慨係之維舟暫登騁目遐觀江連大海

遠山蒼蒼真一方勝境也據石偃息返而登舟新潮
初上順風又作舟人皆有喜色余口占短律曰一葦
春江上飄然興不窮雲收三夜雨天借半帆風景物
誰家畫山河此地雄平生豪壯志今日屬壺中余顧
謂諸君曰賢輩知曹先生遺澤乎非先生遺澤吾儕
能做得這箇勝遊乎僉曰唯唯有司兩員設酌且飲
且行午後到甘露寺有一小丘臨流突出可構數椽
號稱萬景臺登覽一刻許寺僧杜仁天圓等戴松絡
出迎隨入寺門杜仁引坐於新剎法堂殿宇丹碧巍
然煥然而三金佛儼然臨于榻上亦奇觀也潤伯於

榻側背佛而坐余以伊川曉翟霖轉椅勿背之語戒
之潤伯卽移席避坐其勇於受說如此杜仁與我同
庚而自言曾爲此寺化主建佛宇造佛像糜費鉅萬
其所以引坐吾輩者欲誇示功勞也余戲之曰吾與
爾雖曰同歲生人而吾住世五十年無一成就今觀
爾許多做使人大慙杜仁辭謝遂相與一笑是夜林
月窺簷鶻聲裂竹欲出寺門靜觀天宇氣困不起口
占一絕說與果彥曰乙亥暮春初九夜八人同宿此
禪房他年勝事如相憶杜宇聲中月一航
十日庚申雨腳如麻大風又作不能行舟余自是日

腰背酸痛氣甚不平或臥或起竟夕沈困加以天日
陰靈尤不堪其苦寺之西南隅有一僧舍名曰南庵
呂許兩君歷覽還報曰南庵勝絕非此寺比占地爽
塏幽閒遼窻俯瞰江流平揖遙山有僧號游沙者能
彈琵琶屬字成詩生等樂而忘返幾不免爛柯也余
聞而奇之招致問之自稱安文成後裔云手援琵琶
揮絃度曲聲甚清楚余方病困臥而聽之夜闌乃寐
十一日辛酉雲駁日漏舟子告行余與諸友促食而
出游沙請與同舟許之兀坐船頭弄琵琶三兩曲一
坐人皆屬耳聽之到三郎亭宋君望金潤伯辭別而

去余囑子霖作詩贈別子霖走筆曰春江晚泊別離
舟恨託長波咽不流此後相逢何處是秋蓮共折鳳
池頭靜甫次韻曰三郎亭下繫離舟恨逐煙波萬里
流一曲琵琶相別後地分南北各回頭行至覓禮琵琶
僧又辭下舟行立巖頭遙拜再三有惜別之意余
囑果彥錄同舟人姓名雖掉夫山僧僕隸之賤靡有
遺者欲不忘也行中唯靜甫終始同舟靈山李上舍
乃其婦翁故欲候謁而歸也是日午後江風徹骨盡
日不休余畏感冒彊飲汗酒六盞頽然而醉不覺天
暝夜泊秀山倉前始被人喚醒投宿村氓家余醉且

病不能食煮白粥燕之與我同寢者許姜兩君也
十二日壬戌未明而出炊飯于船上直抵大山逍遙
風詠臺下訪明甫消息則往靈山未歸沿流汧流再
致巧違豈一會合亦皆有數也風詠臺三字乃吾之
所命名也去秋與辛君子重登覽此臺主人明甫公
請余名臺明甫內子於老荆布有族分以枯魚一筍
美酒一壺送女僕致語于余余遜辭謝之行到靈浦
西望岡巒臨水聳出若倉庾之崇崇上有亭臺廢基
高麗侍中漆原君尹桓之遺墟也今有昌寧人前萬
戶成君岷愛山水棄舊業結茅舍于其東先走一奴

致問萬戶方與客設帳爭的聞吾至舍弓矢步出江
許決拾之具猶在左右上船敘阻固要挽去蓋欲
與之飲射也余謝曰六人同舟不可獨留日且欲沒
柰何萬戶乃別去自此以上江流湍急運船甚窘勞
費百倍僅得抵泊蒼巖因宿忘憂亭郭主人供夕飯
十三日癸亥聞主婦病急不待朝飯撐船早發臨行
退哉以三亥酒三大器飲之遂與呂宋曹別攜許姜
共載引索而上日向午止繫於鳶魚臺下越江之邊
臺在龍華山麓青松寺之西北隅乃吾所自名而寓
輿處也李上舍聞之出送鞍馬子霖亦乘其季父馬

徑趨馬山余及靜甫直來上舍第坐語移時家奴牽
馬而至遂還于家謁告家廟靜甫滯雨未歸越四日
丁卯乃還益城云追思曩日之遊恍恍如夢人之離
合聚散不可常也如此始同舟者五及其遡流而上
也添三爲八至三郎亭而失其二忘憂亭而失其三
鳶魚臺而又失其二柴扉反關獨處塊然其何堪惜
別之懷也且余自戊午以後結廬江上無時不與雲
水相對無日不與魚鳥相隨山水之樂可謂久矣而
猶以不得一辦壯遊浮河達海大吾觀助吾氣爲恨
今而後夙志始伸矣烏可無一言以誌其顛末乎屬

呂姜二君或記或序二君皆不肯讓與老拙老拙不才病廢久格筆硯其能記所見之萬一乎然二君既不以作者自居老拙又終無一言則佳遊勝跡不幾於漫滅無傳乎彊綴蕪詞畧敘遊觀之梗槩又以詩繼之曰滿載羣賢一葉舟浮河達海恣遨遊寺名甘露人誰剗山號神魚世幾周徵士清風餘古廟露王異蹟但荒丘奇觀未了歸帆促夢落三义七點頭

開津期會錄

昭陽協洽之歲姑洗之月十有七日余與滕庵裴丈會于高陽之開津步踐宿約也蓋去年冬余省墓於

一善歷宿滕庵草廬主人力疾追別於檜淵書院解攜之朝不能爲情握手歎曰君垂耳順我迫從心寄跡人間能復幾何何以則更圖簪蓋於就木之前乎余曰老境遠涉誠難矣無已則有一焉開山渡口在道東下流有松林沙水之勝此去彼來道里均焉欲謀會蓋於此相要滕庵曰諾遂定日還栖數閱月許熙和遁庵公傳致褒文書其大要開津會屈指遣日云余於是日理裝啓行行具則匹馬雙僮一壺五筍也曾與李參奉韓察訪趙景閔諸賢約與同行而三友皆被魔障獨有曹生碩護行午前勝庵先到待之

隔江相望從而來者裴秀才元明孟明金秀才王汝
鄭秀才景覆三裴一金藤庵之子姪及外甥而鄭卽
文穆先生之孫也迎笑沙頭喜氣可掬藤庵先酌一
罇慰我遠來各一杯而止俄而雲陰四合小雨點滴
僉曰津頭斗屋僅得容膝而天又欲雨無乃造物戲
我勝會邪移席道東齋室而休憩焉是夜雨下翌日
曉金察訪來見年七十三鬚眉皓白骨相清癯肩背
竦直步履輕健彊壯者殆莫能及乃文敬公奉祀孫
而居在院側者也余於食前爲諸賢行酒五巡藤庵
醉臥蓋杯酌非所長也娥林進士徐君鴻舉適過去

暫敘而別本邑士友來會者郭主簿子固郭參奉德
懋郭上舍子厚子厚方爲山長云此外諸年少聞而
至者亦十許初意欲散於今日而雨未快晴且被主
人援止察訪與院長相繼設酌打話終晷厥明用時
服謁廟庭步出江許與諸友別我與裴丈一行乘舟
直下抵開津初會之所乃各分路金察訪有惜別之
情登舟回棹郭子固以糲醪一壺亂酌舟上藤庵又
命子姪盡其餘杯余亦心緒脈脈勉循其意隨量而
飲不覺微醺客散江頭回首茫然獨與子固踽踽而
歸共宿其家遲明乃還蓋年前期會之說出於偶然

而畢竟踐約無輕諾失信之悔有久要不忘之美求
之衰世亦不易得藤庵寒岡鄭先生晚年高弟也其
宏材偉器足以有爲於世而不幸盛年抱玉哀之痛
廢舉杜門終其身識者惜之公嘗執經岡門聞心學
之要講禮之目先生愛重之余雖獲拜先生於少年
之日頽惰庸拙終不得侍函丈而先生已下世矣以
歆慕嚮往之勤而見當時及門之士能不傾心愛悅
以求聞其緒言乎况藤庵之於先生非只見伊川面
者也修先生文稿立先生祠廟凡所以發揮先生事
業者無所不用其極每遇公如在先生之側公許忘

年之交茲又踐遂成約於經歲之久白髮蒼顏相與
婆娑偃息於寂寞之濱雖古人千里命駕蔑以過矣
臨別藤庵屬余作文以記事又於夏四月馳書勉之
吾雖不文其敢不承以孤勤厚之望乎抑又有一說
焉吾儕年皆六七旬路隔二百里會合之難此後益
甚若必以相追逐同笑語爲親厚也則論交之道顧
不淺淺乎哉古之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焉有隔千
里而神交者焉是在心期與氣槩交孚之如何耳曹
子建有詩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裯
然後展慇懃蓋以此相勗焉月日龍華山人趙任道

書于臥雲軒

附許熙和跋語

十六年春穆居海上藤庵丈人寄書數百里約與龍華趙德勇丈共爲江上之期穆相別二十年得書甚喜又樂江山之遊卽復書許諾及期穆病不偕而趙丈果與藤庵翁泛舟開山渡口相樂數日而歸八月穆乘舟訪趙丈於龍華山中趙丈出三月開津期會錄示之穿深松出沙岸泛春江舉觴相屬相與懽甚冒雨上金山因共留書院閱先師遺籍講說禮義於是士大夫諸生學子相從而至

者又十餘人其姓名字俱記之詳矣穆私竊歎老先生旣沒門生弟子親炙其訓者於今世無幾而唯襄趙二丈又皆老白穆流落南陬近十年愈孤陋且多病不得從二丈得聞餘論良爲可惜又不但辜負佳期心追春渚之勝而已因書所感以爲開津期會錄跋崇禎十六年仲秋下澣陽川許穆熙和跋

澗松先生別集卷之一

澗松先生別集卷之二

附錄

墓碣銘 并序

澗松先生趙公之墓在咸安郡東龍華山鵝湖鄉明
原先生玄孫弘燁以先生遺文行狀北走五百里屬
光庭曰吾先祖葬已八十餘年遺集未行于世而墓
碑不刻無文以昭揭幽阡幸吾子之加之意也光庭
瞿然曰光庭後生不及先生門而嘗聞遺風矣先生
隱居求志藏器於身而恥以自衒聞一譽除一官感
然如不自容其不求知於後世明矣光庭安敢措一

辭且光庭愚陋老漁不足以辱命弘燁去而復來其
請益至迺据其事狀序次終始而爲之銘公諱任道
字德勇初字致遠澗松其號也趙氏系出咸安大將
軍鼎始見於譜世有衣冠景泰中有進士諱旅不仕
與金東峯時習李耕隱孟專諸賢世稱生六臣今享
之西山院祠於公間五世矣皇考諱埴號立巖有隱
德高行妣文化柳氏秉節校尉祥麟女也以萬曆乙
酉七月十七日生公幼瑩秀不凡六歲告母夫人曰
以孝名我未十歲值龍蛇亂流寓江左凡一言動視
父母所爲十四受學於槃泉金公中清金公月川門

人也公習聞退陶音旨尊慕之旣而從旅軒張先生
遊四十餘年所以熏炙相長者益親且切公之學以
經書爲本而潛心洛建之業自治甚嚴其道行之日
用彝倫之間事父母誠敬俱至居喪有過人行歡粥
終喪過期猶素食常有閔子切切之哀所述追慕錄
風樹吟孺慕歌等作見者無不下涕光海世仁弘遙
執朝權心不快於退陶先生嗾列邑諸生張攻斥疏
議莫有違者公引逢蒙庾公之斯距之甚確爲所惡
避地漆原江上躬漁以養親 仁廟改紀旅軒首膺
拔擢公以書論出處之義且曰自古守正之士孰不

欲砥礪名節而及到名場鮮不失步願先生不以人
廢言公之微意可知也甲戌除 恭陵參奉不就丁
亥除大君師傅已亥除工曹佐郎俱以老病辭公恥
名凡有徵召未嘗起而應之然其愛君憂國老而愈
篤 仁廟 孝廟之喪至卒哭俱食素左右憂其致
傷公曰古人云我爲綱常謀有身不得顧雖致損膚
計乎壬寅因廉使啓 上下旨廢諭賜米豆公上疏
謝因陳時務十四條 上爲之嘉歎甲辰公春秋八
十疾革顧左右曰古人臨終有怡然而笑者左右問
爲誰曰陶靖節也遂終二月十五日戊申方伯以計

聞特令戶曹致賻四月己未葬于父母塋東麓公父
母時常侍左右無故未嘗去側旣葬廬墓下築霜露
庵自漆之柩內移靈山之龍山築望慕庵俱去丘墓
無十里孟子稱大孝終身慕父母公其庶矣乎公旣
私淑於溪門又從賢師友質問講廟道成德立南方
學者翕然尊信而公常退遜未嘗以斯文自任然觀
其平生所自樹立可測其造詣者深也公之夫人蘆
坡處士李公屹之女賢而無子旣卒又娶安岳李氏
訓導春吉女亦無子先卒取從父兄子咸并爲後生
三男四女男時穀時璋時疇女適士人宋洙成在瑞

李彥訥李時憶時毅有三男一女男憶橫集女士人
金夏重時璋有三男二女男梓桺棍女士人李是杰
李泰然時璿有一男一女男桐女士人姜師喆憶有
一子弘燁也公既絕意外慕居間養性所居有江湖
亭臺之勝有時扁舟從師友學子沿洄吟哢有文集
若干卷公之喪既祥畢事士林會者咸愀然顧慕以
狀聞于方伯轉啓 上贈司憲府持平後五十餘年
又以建院陳疏 懿陵特允其請其遺風餘教之感
動人如此前夫人別葬龍華南麓後夫人葬在公墓
左銘曰

巴山之趙有漁溪翁世襲其貞挺我澗松先生之行
孝弟忠信學有宗派正知實踐正以距邪實以裊躬
華山之阿有凜高風松林竹樹其封四尺我最以銘
先生之迹

後學平原李光庭撰

挽章

參議張應一

出入先門四十年英豪風致有誰肩山川秀氣生應
稟學問真功晚益專雅性已從三逕慣寸心猶向五
雲懸哲人不淑斯文慟獨立昏衢涕泗漣

又

謙齋河弘度

公挺金羅國儂居方丈前忝交知幾日向慕自齟年

至誠徐公存淵源趙相賢任仁雖壽考吾道屬誰邊

又

察訪姜大適

聞說斯文喪堪嗟此理玄珠沈滄海月星晦少微躔
既失人中傑難覩地上仙儒林今已矣吾道付幽泉

又

姜顯昇

父矣斯文喪南鄉更有人精專山岳秀資得玉壺珍
學透鳶魚妙心窺性理真蓬門原憲樂陋巷子淵貧
鴛蹇會同契芳蘭味自親芒鞋尋月夕竹杖赴花晨
每喜仁多壽誰知歲在辰書藏白鹿幌講撤武夷茵
忽起儒林慟空沾後學巾人間餘白首題挽送靈輶

又

朴敏修

嶠南翹楚九重知道付滄洲祿可辭興在圖書常對
處機忘鷗鷺共親時一罇談笑妨衰病兩地音容惱
夢思誰道少微星忽晦斯文從此細如絲

又

縣監趙逢源

嗟吾落落澗松翁遜世曾聞隱者風臺號鳶魚誠不
掩庵稱望慕孝無窮三朝禮待恩彌重一德謙恭
望益隆愚魯豈堪傳旨訣提撕偏荷破昏蒙龍蛇有
識賢人逝梁木成歌弟子恫悵淵源今也絕寥寥
千載道誰東

又

朴峽

今時難見古人徒何幸先門有大儒論議堂堂傾叔
季宵襟落落暮唐虞梁摧昔日曾同感劔委茲辰忍
獨吁悵悵後生何考德玉山餘淚灑鵝湖

又

門人李壽櫬

山河淑氣鍾於斯雪月精神瑞鳳儀誠存出天人不
間工程極地世難窺倘來榮利何櫻念老去煙霞自
樂飢一脈真源誰更泝長號非獨哭吾私

又

生員姜獻之

天地儲真氣山河降碩賢研經穿木榻喜易絕韋編

春日鷗為伴秋風葉作羶鵝湖玩月屐清洛釣魚船
每喜三尊達俄驚二豎纏斯文天已喪吾道更誰傳
書掩新安軸琴沈白鹿絃儒林今寂寞後學淚潸然

又

門人裴命契

文康道統擬關閩門下惟公獨得真至理冥觀飛又
躍冲襟默契智兼仁明宣縱未三年學公揆曾陪一
月春恩義平生那可極懸泉有淚但沾巾

又

生員朴絢

道極文康學蔚醇唯公實是舊門人淵源始也傳來
正義理終然透得真明瑩曾中知有月氤氳座上卻

回春才優致用元非隱文值含章且自珍鵝水風煙
仍托興龍岡花竹故安貧真機活潑觀飛躍本體昭
融驗智仁風引蘭香聞必遠泥傳芝綉澤愈新方看
孔鼎銘三命行待楊年過八旬那意瑤琴還鎖匣忽
驚臯比已生塵微言未墜人間緒厚夜難開地下晨
自愧冥途空埴埴追懷往事益酸辛哀辭欲寫情何
極苦語淒淒句未伸

又

生員趙根

憶曾 寧廟急親賢水部聲名達九天家世素稱成
族大淵源早識旅翁傳鳶魚妙契間中趣鷗鷺真成

物外緣悵悵少微星忽晦祇今吾道更蕭然

祭文

澤隱辛時望

維靈巴山望族漁溪耳孫聘贅蘆坡依歸旅軒資稟
超凡觀感有得立正腳跟從事真實前喪後喪一從
禮節奉先有儀追慕有錄永謝科場倘伴山水遺棄
世事日事經史亭號翔鳳臺名鳶魚於焉栖息心神
淡如年高德邵恩命累及逮至今日殊恩賜粟爲國
大老士林矜式昔余無狀遭家多厄喪兄靡居莫知
所適公憐踽踽爲我作鄰草荆新居幸爾親仁日夕
陪侍披露心肝不我空空叩竭兩端縱未執經多蒙

啓發庶幾康寧以永此樂今也一疾遽至不淑後死
之慟曷其有極噫嘻先生德優命奇晚矣除拜所學
未施殉身入地萬事亡羊江齋物色舉目悲涼一杯
哭訣萬古心情不昧尊靈庶顧微誠

又

縣監趙逢源

嗚呼痛哉維靈氣和而厚行篤而醇充乎積內粹然
潤身人無間言閔子之存樂而不改顏氏之道龍山
之下石室嵯峨公處其中孜孜琢磨 聖明臨御求
賢如渴鶴鳴在臯蘭馨出谷官超水部寵錫山姿浮
雲倘來非我求思公守東岡囂囂習樂我舒我卷誰

榮誰辱青松爲友白鷗忘機以泳以游無是無非世
激清風士仰模楷云胡奪速使我愴懷嗚呼痛哉小
子無狀早歲登門諄諄我誨蘭室襲薰中間契濶二
十餘秋耿耿有懷如失烏頭忝守南邑公居伊邇簿
書倥傯抽身未易公書亟責爾來何遲我往省公公
喜以悲言及往事相對一涕余生孤露視公猶父何
知人事一朝至此臨江一哭萬事已矣梧桐夜月楊
柳春風想公襟懷我思無窮蕪拙之辭菲薄之奠曷
罄我誠曷盡我恨嗚呼痛哉

又

姜顯昇

天眷嶠南篤生儒賢斯文有託吾道有傳資稟清和
玉質金精器宇宏深海濶河平伊洛淵源踐履真實
玉山函文學問精熟束身以禮制事以中澄心靜慮
霽月光風潛心默察魚躍鳥飛茅容端坐司馬深衣
浮雲世事草芥功名靜裏乾坤鷗鷺有明間中今古
簞瓢自樂陶情養性講道研學蘭香出谷鶴唳上天
三朝眷隆廢秩尊賢 九重恩深優養高年終身
偃仰故山之側數間茅屋一丘松柏事亡之禮貧亦
無闕追遠之誠老而彌篤銘心四勿從事三省八十
全歸天報孝敬曰余驚寒早忝蘭雪龍山馬山雞黍

有約洛湖鵝湖杖屨相尋知心莫逆一曲瓊琴寫懷
相酬百篇高吟薰陶切嗟講磨探蹟衰年病軀地分
南北相思不見柰此耄耄逢人各問起居眠食洛社
有期孟鄰難接歲行在辰楹夢遠凶光陰倏忽初暮
將窮心之慟矣曷有其極武夷山空絃誦已寂白鹿
堂虛講帳一撤儒家正脈孰其承之學海門牆誰復
能尸文衰道喪後學無歸水洋山峩藏修有跡身雖
歸化道不隨沒惟爾小子莫謂公逝公實長存芳名
百世

又

門人李涑

嗚呼哀哉孝原百行元首四德元爲長物孝爲人則
非元曷天非孝無親人之爲德必先親親恭惟先生
先立大者得之於天夫豈外假生而色養左右無違
死而號慕誠感神祇本立道生卽此是學推諸日用
愛人仁物腳踏實地其外也文世有先覺就質前聞
文康臯比士屨盈門有的其緒公實超羣求道不怠
古人今人博學覃思濂洛關閩篋瓢不厭顏氏守約
蓬累席蒿原憲奚憾晚上鳶魚松楸之側父母孔邇
地下人間雨露霜雪孝心攸安寓懷引物盈箱瓊玉
著說垂後滿案篇牘江山風月是公所癖澄江如練

山月揚輝翔鳳風清景釀鷗飛無時出遊有舟一葉
把杯觀濶佳興可掬真樂在是至老不輟公之去矣
疇繼高躅嗚呼哀哉八廢人世再喪伉儷天乎柰何
伯道無兒一室藏修愿仲道立 三朝徵辟徐子志
確晚來 恩眷在野老臣賜粟廢美鶴書懇勸上章
陳謝辭意懇懇十條規戒一篇丹悃儒賢告君其體
則宜有卓陶山遠紹絕學宜春一郡尚有餘馥建院
俎豆公倡初載三年幹院衛道功至往歲清和躬候
起居呻吟床褥榮衛已虛承誨終宵據古證昔靜察
寢食非復前日神明所佑冀其勿藥念我畏老久闕
澗松集 卷四 附錄 十

墓刻願倩公筆貴飾幽道寧知天奪未見屬草人之
死生厥理則一生者何喜死者何憾公豈怛化吾黨
之尻於何質疑於何考德凍也無似情義倍切青陽
隨後白首今日頃拜床下手授疏札展讀再三領略
要訣大人格君知不易得聽松澗松出處一轍相如
慕蘭元亮改字公之絕筆實有微意寧知來者有契
公志嗚呼哀哉合江波寒爲臺草沒梧月淒悲松風
蕭瑟虛舟獨泛野渡無人竚立江洲我思何人西門
痛哭再過無日滿紙長言情溢辭拙單杯奠訣有淚
沾臆伏惟尊靈庶幾降格

又

門人李景茂

惟先生天資穎悟神彩精明鸞停鵠峙玉潔冰清長
日新堂遊旅軒門沈潛經義講求道原篤信小學尊
尚近思及躬體驗腳踏實地出言制行動遵先哲奉
親承顏誠敬俱篤事亡如存情禮備至日拜家廟風
雨不廢誰無父母誰非人子近世純存始見夫子察
倫明物表裏洞徹雅意山水不求聞達早占柰內便
我藏修晚卜龍華爲近松楸 三朝徵辟志在汶水
八廢丘園樂在疏食頃屬時昏舉世波蕩人忘倫紀
士失趨向壁立萬折扶吾一脈唯我先君雖長一日

義氣相投臭味莫逆四韻哀挽萬古心跡猥以世分
特蒙恩視每拜床下恭承嘉誨剖柝疑義細入秋毫
永侍杖屨謂膺期髦云胡一疾遽啓手足山頽曷仰
人亡學絕鬱鬱龍華山高水長有斐今德沒世不忘

又

門人李壽楹

嗚呼吾道之東肇自箕封文忠發軔理學攸宗不有
先覺孰闡斯文羣賢繼出遠沂真源惟我先生私淑
諸人志學初年已眈道真餘事文詞肆外閔中早賓
觀國高步南宮得失有數世事忘筌收蹤反服向裏
心專資稟既異充養有道著跟做去力行慥慥勇往

直前規步繩趨工程篤實不離須臾旁撿曲通左右
逢原造詣精深省察操存有德有言堆案盈篋要以
明理非事枝葉百行之原本乎天性生事葬祭一以
誠敬六載廬墓哀毀纒纒神明所扶性命賴完終身
孺慕霜露深悲緣情援禮奉先有儀雞鳴盥櫛拜謁
先祠凝心尸坐莊肅自持獨處彌謹暗室無欺好德
之心出於秉彝論議至公不係偏私樂道人善若己
有之剛腸疾惡不翅探湯超然介立衆草孤芳不知
不愠守約居窮雖乖於時乃與天通隨處湖山可以
深藏翔鳳有亭沙月有堂一簞一瓢人不堪憂我自

樂此駕言何求虛舟身世霽月襟曾物累焉逸查滓
消融蘭馨遠聞三命頻繁囂然不改永矢丘園廩粟
自天優老殊恩一封謝疏言切憂君方期百歲道脈
斯存天不憖遺少微晦躔消息一理猶夜晝然八廢
人間考終天年式穀幹蠱詩禮有傳全歸此日何憾
重泉第恨來今後生安放墳塋冥途如瞽無相小子
險覺早失所怙憶在癸亥隨我王父自冬徂春處公
門下恩深撫孤衣我食我黃緣出入四十年茲叨承
鵠誨幾質然疑從容函丈稟正先稿文以弁首擬作
家寶矚公懿行悅而願學烏頭力去柰此茅塞心乎

戀德何日少謏貧病年來未克源源前秋德谷幸承
馨歎期以今春踵門瞻拜素計未遂凶耗遽至先行
已盡此身誰倚驚號莫及沒齒餘悲居諸易邁窳窳
告期適憂採薪躬未漬茅伏枕緘辭有淚濡毫敢送
迷兒奠此單觥拜雖代手哭不借聲豈敢罪疾恨違
微忱靈其俯恕庶賜鑒臨

又

姜微重

維靈金精玉質出類超羣腳踏實地肆力學文依歸
得所旅軒之門淵源有自斯道斯存善善惡惡其性
卽然栖息江臯垂五十年簞瓢屢空不以爲戚環堵

蕭然未嘗改樂身在林泉名徹紫霄 三朝有徵一
味豈囂齒德俱尊人稱三達 賜粟殊典來自 九
闕非常恩渥孰不感歎遠近騰傳將永不刊望慕開
庵孝思維則奉先有儀後人可式顧余無似卜鄰歲
久叨承款遇受知深厚木稼垂災哲人其萎我懷之
悲其誰知之爲魚臺上風月長閒鵝湖洞裏感目多
顏斯文已矣吾道誰傳一杯敬酌拜伏柩前數聲之
痛千古之訣靈如有知庶幾來格

又

門人李濂

恭惟先生器宇閎深風度恢廓眸若精金溫如良玉

志學初載從師負笈文康門下孜孜講習服膺師訓
以道自勗動靜不懈表裏如一鄒魯的韻洛閩妙訣
研窮沈潛恍若對越存親之誠神明可質愛物之誠
悃悃是出早謝科場蹈履出塵置置自得可謂天民
倚蘭播芬聲聞于天徵辟雖勤志操愈堅婆娑江湖
栖息林泉爲魚臺上鷗鷺盟堅翔鳳亭中幽趣無邊
耕雲身世釣月生涯泥塗軒冕灑落襟懷臯夔揚庭
沮溺隱淪士各有志誰屈誰伸惟我先君託契最密
道義磨礪斷金膠漆小子無狀卅角趨陪提撕百命
教誨不衰題詩遺訓至今佩服越在辛卯先君奄忽

先生來哭悲動旁人滿紙哀詞孰不傷神憐我樂樂
無間骨肉欲報之德滄海難測庶幾晚節奉以周旋
承荷警發不至大行謂膺眉壽以惠後學天不憚遺
曾簣忽易斯文已矣吾道何託有疑則質今也誰質
遇事則問今也誰問言念及此哀淚徒技居諸箭催
初期隔晨儀刑愈邈纏心神辭不達意文不成章
一杯長號萬古心腸伏惟尊靈歆我椒觴

又

門人李沔

恭惟先生美玉良資精金粹質識高而明量闊而廓
年未弱冠已志于學早知依歸旅門負笈孜孜不怠

志專講習研窮聖經沈潛賢傳縷析毫分益廣知見
孝悌忠信可質神明子諒豈弟發乎至誠超然高蹈
出類離羣守道山樊富貴浮雲玉韞山輝休聲徹天
徵辟雖勤志操愈堅爲魚臺上翔鳳亭中於焉考槃
其樂融融左圖右書耕雲釣月天爵既尊人爵奚屑
黃鍾未奏豫章誰伐年高德邵士仰秦嶽鶴書赴隴
天眷彌切 賜米異數曠世恩榮瀝血封章炳炳
其誠小子空空親炙至德出入門牆多蒙警發云胡
一夕曾簣忽易斯文已矣吾道無託遇禮誰問有疑
誰質言念及此五內如割烏兔邁邁祥日忽迫典刑

愈邈不可復得緬仰風采慟纏心曲百世在前千世
在後公於其間俯仰無愧恭將菲薄以寫哀情伏惟
明靈降格微誠

又

靈山鄉校儒生裴提等

惟先生金玉美質文康的源興寓林壑理會魚鳶身
閒心逸齒高德尊三命滋恭一封忠言頽波有激
清風凜然矧惟卜築吾土是鄰依歸孔邇矜式多年
歲胡再辰琴忽斷絃沙月帶愁石泉下愴微言莫接
後學安放青鳥已卜丹旌載飛一杯敬奠萬古長辭

又

咸安鄉校儒生李東直等

惟先生雪月襟懷春風符彩曠乎拔俗矚然離滓撥
機尋師操戈入室向道一心如矢注的博觀經傳沈
潛性理精思力踐腳踏實地進德工程雖由積學出
天誠孝何待強勉八十孺慕自我親見推于百行無
非真實雅意湖山不求聞達心上道義身外爵祿一
絲清風實關世教林下無人誰識出處何幸末學生
乎是邦親炙尤切庶發昏蒙今失依歸考德于何風
悲洛水月慘龍華緬懷平素感淚自滴不昧尊靈庶
幾降格

又

門人李炫

嗚呼惟先生誠間世之英豪也受氣清高瑩然若秋水賦質精粹溫然如良玉惟其資品之得於天者如是故自在齟齬穎悟超羣迨其入學已知有內外輕重之分無情榮達專意身心又能私淑於退陶之餘微親炙乎旅老之函丈薰陶性情磨礪道義凡其治心之要進德之方悉皆潛會默領如曰之受杵素之從繪充然以得朗詠以歸爰卜幽貞築室江湖收視聽於雲林絕思想於塵誼明窓淨几左圖右書日夕探討者無非近裏之學朝暮咀嚙者皆是義理之腴孝悌以爲本敬義以爲主考之於鄒魯之書證之以

關閩之旨前言往行反躬體履至訓嘉謨服膺敬持孜孜矻矻日復一日內外交修終始一致者至於五六十年之久氣已衰而志益堅年彌高而德彌邵神光內腴形體外胖其造學之深淺成德之大小雖非蒙識淺見所可模狀而其一生克治之力涵養之功槩不可謂不深矣若夫奉親則怡愉恭謹愛敬俱至居喪則泣血三年糜飲終制愛同氣猶己身視姪子如己出怡怡於親屬款款於朋友見善若己有見惡若或逸至於辭受取與之際居間處獨之時謹勅尤嚴一物不苟取一念不遽忽辨別義理脫落名場煙

霞乎痼疾梅竹乎成癖每遇風花雪月之辰山冠野
服乘興逍遙想曾氏之氣象於翔鳳亭中觀萬物之
自得於鳶魚臺上悠然陶然至樂無央貧賤憂戚不
足以動其心紋繡膏粱不足以易其樂做義軒於夢
裏挹寰宇於眼中優哉游哉不知老之將至此則先
生幽貞之樂自足於內而非外物之所移者也及其
蘭香遠聞鶴書赴隴 兩朝三徵恩命疊至則以一
生眷眷君國之心豈其欲遜世長往而常以爲士之
大節唯在出處與其輕進而顛倒風塵莫若自修於
山林以從吾之所好故深知宴息之義終守難進之

節以言代身聊答 天恩數尺封章根據義理信所
謂格君匡俗之藥石而空言無施懷道殉身此則先
生之出處制以義而不苟者也嗚呼有如是之德而
位止於郎官不得施其所學有如是之仁而壽不過
八稔不見幸於後生天之報施之嗇寧可無憾焉者
乎雖然不磨者道理難誣者公論豈可以一時之窮
通爲先生之得失也哉嗚呼炫就養門庭廿九年于
茲矣恩德之隆不可一二數計而最所悽感而難忘
者常謂王父外裔我外無他冀其識文字而免於聾
瞽保心性而不爲禽獸者無所不用其心一日歸省

拜辭軒庭則以蔡氏不愧衾影之語丁寧教戒曰相違日久不可無贈汝其識之其所以使之制欲存心而開示爲人之方者至深且切聞命之初悚然而懼物欲若有所潛消天理若有所復明其至誨之使人感發者不啻若時雨之潤春風之襲而氣質昏惰立志不固一曝無補依舊茅塞到今思之慙恨曷極乙未以後奔走世故不得連月侍側往來省謁之際每有阻濶之歎及自兄嫂化去之後棄家移避恨不能以時起居忽聞衍候顛倒來省榮衛已虛朝不慮夕而內自冀幸者愷悌良德必有神勞矣何知天不壽

仁鬼不福善使我抱無涯之慟也執手無幾之歎風雨連床之教命酒未訣之事在疾病危苦之中而情愛之篤懇懇不已此心感痛其又何如追慕一錄承命繕寫已有日矣而筆墨不具未及寫進氣息奄奄之中諄諄不已者無非此教先生之慕親非但終身不衰在死生而不變者如此而小子不肖孤負至此九原他日何以爲顏終當淨寫累件歸之嗣家傳示子孫使王父至德純行著見於來裔而有所遵效唯是之圖耳嗚呼先生視我猶子而余不能視之猶父既欠無方之養又負式穀之訓環顧平生慙赧實多

追贖無路痛割何益嗚呼自今以後和風氣象無路
復見雪月襟期無路更接不欺幽獨之訓擺脫物累
之論不可得以復承疑無所考病無所砭貞操絕於
山林一脈喪於斯文實是儒林之不幸豈獨小子踽
踽悵悵無所依歸而已也哉嗚呼日月不畱卽遠在
翌佳城已卜柳車方飭山雲帶愁江波流咽百年經
過此懷奚抑單杯祇薦物薄誠切文不達理難盡心
曲一聲長痛天地漠漠不昧者存庶幾歆格

建院時士林疏

辛丑五月二十二日

進士李命采製

恭惟我

國家

列聖相承莫不以崇儒獎學爲堯

統制治之先務故人文宣朗教化休明其扶植培養
之效爲如何哉往在 仁廟朝側席求賢接訪遺逸
時則有若 贈持平臣趙任道以經術行誼再被徵
辟趙任道乃嶺南咸安郡人也咸安之去京師千有
餘里而九臯之聲遠徹於雲天夫以 仁廟之則哲
當時人才之盛必於此千里外林下人而累度甄拔
至拜大君師傅者豈無其實而然哉臣等請略陳趙
任道之平生趙任道卽隱節全身世所稱生六臣趙
旅之五代孫也篤生忠孝之家稟得明粹之資志學
之初已知有爲己之學慨然以古聖賢自期請於其

父別構書室於一區泉石間謝絕世事常靜坐其中
潛心經傳講明義理精思力索涉藩入奧及其所見
益明所造益深而猶不敢自信博講於師友其淵源
則本於先正臣文元公李彥迪文純公李滉問辨則
資於先正臣文穆公鄭述文康公張顯光踐履既篤
行誼日著發而爲文辭者無一不出於正先輩服其
見後生慕其德其文章道學實無愧於古之君子而
高風峻節卓然爲一世之名賢一時士流之所推仰
不啻若星斗而山嶽矣 卒廟朝特除工曹佐郎將
欲追 仁廟禮遇之盛爲拔擢登庸之地而注意方

隆 龍馭賓天可勝惜哉暨乎 顯廟朝特宣 恩
諭有曰爾以行誼見稱於一道爲人士之所推服自
在 先朝累蒙履錄及至今日年齡益高合施獎勵
之道故令道臣倣古賜帛之規優給米菽以示朝廷
嘉獎之意爾其領受趙任道感激殊 恩封章陳謝
而大要在格君心憂世道兼陳十四條其 下批曰
身在草野縷縷陳戒言切意深惓惓之誠深加感歎
可不畱心焉及趙任道之沒也自 上令該曹別致
賻又因本道多士之請道臣之 啓特 贈司憲府
持平噫趙任道以一世名儒遭遇 三朝盛際天若

有意於幸斯世而終不就辟死於林下使平生所蘊
畜於中者不能展布其萬一於當時是果道之行廢
有命而然耶嗚呼趙任道之所讀者聖賢之書也所
學者聖賢之道也所謂者聖賢之言也所行者聖賢
之事也 聖鑑之下苟欲煩縷則有若拮撫古聖賢
前言往行妄加於千載下學道之士者故尺牘之中
有不敢臚列姑舉孝親忠君斥邪扶正數三條而陳
之趙任道天性至孝其事親也愛敬俱至奉養則躬
爨而極其甘旨疾病則嘗糞以占其吉凶沒則泣血
柴毀口不進塩菜廬墓終制足不出山外喪畢之後

哀慕不衰所著風樹吟孺慕歌等篇至今使人讀之
自不覺感發而流涕也由其孝於親者如是故乃能
移孝而爲忠當丙子南漢出城之日北望痛哭見士
友則相弔涕泣自是以後愈事遯晦嘯詠自娛優游
沒世其冬夜有懷詩曰冬夜曼曼夢不成獨憑長劔
恨難平排雲叫闔時何晚跨海屠鯨氣自橫欲渡黃
河水汗漫將登秦嶽雪崢嶸雄心未遂年華促暗怕
頭邊白髮生其傷時感慨之志亦可以見其一端矣
孝廟禮陟西向痛哭限卒哭行素時年恰滿七十
五歲門人問其衰憊以私慰勉答曰吾不但厚受

累朝恩數 大行大王以仁存英明之資慨然有興
撥之志禮接儒臣兼勤講武此正大有爲之會而
弓劍遽遺痛可堪耶文天祥曰我爲綱常謀有身不
得顧今吾爲 君父行素致傷亦何憚也其愛君之
誠可謂老而彌篤矣趙任道自少見得分明知有義
理而不知有利害當仁弘勢焰燻灼之時士流多靡
然從之仁弘方排攻李滉附其論者將欲封章陷害
有以趙任道定疏儒者趙任道投書痛斥其末曰毋
以生爲逢蒙之歸而得罪於庾公之斯以一介書生
敢斥一國權臣不怕刑禍之將及獨倡扶正之清論

真所謂威武不能屈者而尊師衛道之誠亦如何哉
噫趙任道學術如此文章如此忠孝如此見識如此
窮養達施非無致澤之志而難進易退自有出處之
義不就徵辟非沽名也畢命丘壑非忘世也嘉言至
行足爲衰世之模範清風高節可使頑懦而起立而
生而爲 昭代之逸民沒而闕報德之祀典此豈
朝家崇獎之道有所未盡而然哉實由於海瀕遐遠
隔 君門如弱水顛蒙末學向道誠薄曾未能裹足
千里排雲叫闔故餘韻尚存公議不泯立祠揭虔士
論已定而不先上達私自勸建誠有所未敢者臣等

竊伏惟念 朝家之所以設禁建院者豈不以末俗
阿好之論未必皆公而累處疊設之弊不可不防也
今臣等則不然趙任道子孫陵替元無倚託之形勢
則此非趨附之論也丘園隱淪未有彼此之色目則
又非阿好之言也臣等所居之鄉邈在南陬其視圻
甸湖西及本道中上列邑事勢自不同雖有學行之
可師節義之可稱者而竟至於湮沒而不傳者多矣
馴致儒教漸弛士趨迷方間有願學之徒而無所依
歸人才以之而渺然習尚以之而汙下今日激礪之
道宜在於廢揚往哲樹之風聲使遐裔末學有所興

起而爲講道修業之地苟或不察其人之當否不量
其論之公私斷以禁令不許 俞允則不但缺遐鄉
人士之顛望其爲明時之欠典而斯文之不幸也大
矣昔宋臣范仲淹立嚴子陵祠堂而記之曰此大有
關於名教也而況於紹關閩諸賢之遺緒而兼桐江
諫議之風節者豈特大有關於名教抑將大有關於
斯文矣伏乞 聖明追 三朝禮遇之遺意念一方
章甫之至願 特命立祠於其平日栖息之所則
聖世洪恩將與 三朝並美而其於崇獎之典作興
之方豈可無裨益也哉臣等無任激切祈懇之至謹

冒死以聞

批曰省疏具悉令該曹稟處

禮曹回 啓 梓丑六月

判書宋相琦

觀此晉州幼學孫翼龍等上疏則咸安郡人 贈持平趙任道潛心經傳講明義理文章道學無愧於古之君子士類推仰為一世名賢 仁廟以後累蒙廢錄之典而尚闕報德之祀立祠揭虔士論已定私自荆建誠有所未敢者念一方章甫之至願 特命立祠於平日栖息之所亦為白卧乎所趙任道學行久為一方之所推 累朝褒嘉之命亦非偶然則因其

所居之鄉 許令立祠既無疊設之嫌亦合崇獎之道是白乎矣莫重建祠臣曹不敢擅便 上裁何如 康熙六十年六月十三日同副承旨臣趙尚綱次知

啓

批曰依回啓施行為良如教

松亭書院祠宇上梁文

察訪孫命來

名賢闕奠祀之儀久鬱多士之恨寢廟有欽崇之典新構數間之堂人文益彰岳瀆增色恭惟我徵士澗松堂趙先生立巖處士子漁溪先生孫篤生忠孝之家濡染既正遭際聖明之世培養者深慨然以賢聖

爲期蓋自勺簞之歲粹乎有英明之質又賴麗澤之
資謝世紛而靜坐心潛明義理則精思力索淵源函
丈承嫡傳於陶山玉山講論同舟託道交於龍嶽蒼
嶽先進服踐履之篤輩行折而相追後生推德義之
高山斗仰而爭慕清音自徹於臯鶴隱馥難掩於巖
蘭粵在 孝廟末年特膺水曹之擢泊乎 顯宗初
服追施憲僚之廢嶺外弓旌頻紆 累朝之嘉獎林
下漁釣終守百年之幽貞顧念忠愛出天不以進退
有間聞南漢講媾之報北望痛呼承 寧陵陟方之
音西向哀泣詠冬夜而抒素志氣節可以觀投長書

而斥權姦禍福不能愴况事親持喪諸節尤罕古稀
今所聞祭社其在乎斯人譽髦之顯望幾苑山頽柰
何乎後學鄉國之追慕彌深青衿齊聲叫閭意亦非
偶爾也紫綸特許建院事若有待而然睠茲鳳鳴一
亭實維豹隱半世西迤鼎水長波漾匹練之明輝南
峙航山層巒聳橫岱黑之蒼翠森然諸老之芳躅北瞻
龍華一遊翼乎六賢之靈宮右接伯夷雙峯懷幽芬
而藹苑百代語勝境則慳秘千年堂宇之面陽經營
占天造之拱挹工役之隙農興作賴地主之奉宣連
郡縫章翕然胥悅 列聖恩渥煥乎若新聽我巴謳

停爾郢斧

拋梁東旭日初昇照檻紅夜氣清明多少養幾人保
得到天中

拋梁南巴山千古與天參看他所立能成卓卻似先
生氣像巖

拋梁西雙峯誰遣號夷齊猶將讓國當年志相揖窮
天不肯低

拋梁北長河滾滾流無極試看晝夜如斯逝至道何
曾有暫息

拋梁上不散英靈在昭曠灑落星河無點翳令人夜

夜長瞻仰

拋梁下何限聞風興起者須知一方遍絃誦賴有前
賢留德化

伏願上梁之後纓弁全集宏雅賓興詩禮秋冬生徒
有隸業之所牲幣豐潔永世崇報祀之儀

奉安文

人生有成賢父嚴師古聞格言今見懿規休休立巖
天經篤持行源德始濡染有兒請名以孝粵六歲時
長而飾懼飾哀盡彝風樹有吟讀誰不洩寇難國恤
孝又可移倡義告憊盡禮忘者揆元都卒豈惟穀治

亦在養正蒙求孳孳卜鄰旅諭惜別槃詩為學有要
寒門又隨終入旅室造微持危孔顏天理每興歎咨
研窮發揮編摩離離追慕就正是為鎡基嘗嚴斥弘
陶軌愈夷山斗望蔚英蜚茂馳九臯雖聞三命益辭
疏謝 天壤琅函兼披格 君扶世藥石著龜司憲
之 贈嗟不憇遺繼 聽宗奉屹然其祠聲光如觀
揭虔增思斯文有賴後學是儀鼓篋陳簋百世罔虧
吉蠲祇薦降斯格斯

常享文

奉事李光庭

私淑溪門高蹈山林遺風凜然惠我紳衿

合江亭重建上梁文

佐郎權萬

碩人一去林泉寂寥幾年古亭重修棟宇窳兀今日
煙雲朝暮之態依舊霜露歲時之感彌新竊惟澗松
堂先生允矣漁溪翁後裔避郇山之熾焰遂去桑鄉
止武陵而冥栖密邇楸壠望望然若將浼伯夷之山
色增高皇皇焉如有求小連之孝思彌切不以夫子
之道反害夫子有辭斯文恥立惡人之朝與言惡人
無意當世爰就一區勝處乃結數間精廬若或見之
春夏秋冬之望慕與其進也詩書禮樂之討論登臺
則上天下淵開軒而右雲左月地似湘蒸二水之交

會扁自山斗五言中分題念當日作亭而錫名但取
形勝而後人觀水之有術必求淵源洛水云云遙連
退溪正派菁江混混只是德川下流語道脈則私淑
寒旅門牆論水委而恰當南北津筏師承授受之有
自來出處行藏之略相似萬里之波浩蕩泛泛浮鷗
千仞之岡岵嶢冥冥翔鳳蓋自登高作跋偏慕餓西
山之人及聞下城尋盟益礪蹈東海之操君民素志
夫豈欲乎潔身亂倫家世高風誠有裨於廉頑立懦
嗟人事寄歸之有數柰物理顯晦之無常葵麥風淒
某丘莫辨其處蒹葭露白伊人宛在中洲後學方慕

清芬賢孫克追前列拾巾衍之舊藏編摩整頓得七
分撫杖屨之餘痕徘徊感慨者半世顏亭之巷井俱
在忍使地廢而水荒蔡墟之荆榛盡除益見山高而
川駛亭有待三四世而乃舉亭之毀五十年而重新
游手爭來赴功良工樂爲效用制適奢儉何必公俸
之墨離婁之繩材取堅貞無待徂徠之松申甫之栢
雙軒遂仍舊貫文室稍增一間雨颯風蕭先靈陟降
在上夏絃春誦子姓居處其中沁水衡門尚有棲遲
之岸滄洲石逕如入寂歷之阿澗響音珂玲想考槃之
真樂松聲浙瀝見聳壑之貞姿瞻懷題而起思緬美

牆之餘慕蒼巖擡首於左界邈矣從遊之仙蹤華岫
倒影於中流懷哉同泛時勝躅遙村隱映斜掛八浦
之風帆絕磴縈紆孤懸歸寺之雪衲茲皆占弄之遺
馥彌增想慕之遐懷和漁翁款乃之一聲唱倪郎偉
邪之六誦

拋梁東德岫煙嵐指點中欲識當年相與義泗陽門
下畏齋翁

拋梁南鑑湖流水水如藍長眉老叟何年去猶記青
松寺裏參

拋梁西咫尺松楸下有蹊終古流傳風樹詠月沈花

落恨難低

拋梁北高高靈鷲撐天極仙翁移棹武夷峯猶有架
船巖釘黑

拋梁上萬古青天青一樣丈夫心地本如斯安事如
來斷百想

拋梁下檻外長江千里瀉我欲乘舟出海門從游海
上乘桴者

伏願上梁之後兒孫世守學子來游臨清流而想襟
懷仰高山而得氣像勅乃躬一乃衷率乃祖持保乃
家誦其詩讀其書知其人高尚其事收貯一江雲物

灑濯十里風聲

澗松先生別集卷之二

